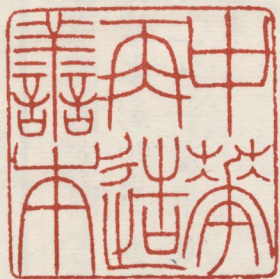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元修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十二·二釐米寬十六·三
釐米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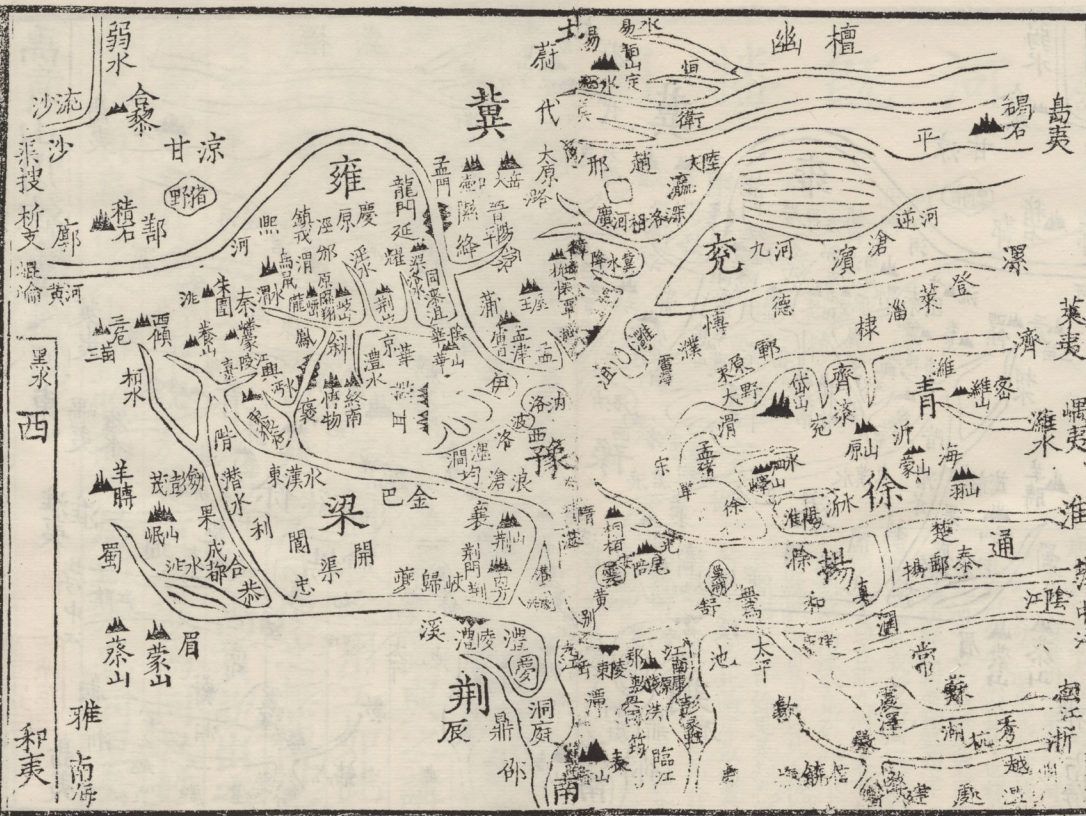


今學之不及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誥誦固
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
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
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
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抄忽之說究
觀篤攷窮日夜不憚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
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
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群書百攷禹貢說蓋
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
不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余曩得同叔此書讀
之蓋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
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
其至旣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
百攷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撫其禹貢說出之
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
傅名寅烏傷人也蓋晚而徙居與余爲同里云

東陽喬行簡壽朋序



禹貢山川總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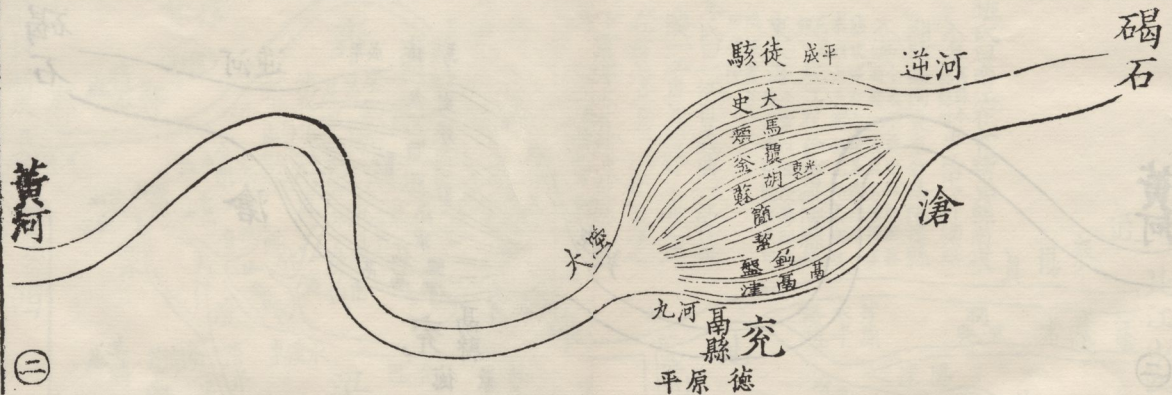


善其

廣德

廣德

九河既播同為逆河之圖



孔氏曰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

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

西畔水分六河東為九道故知

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

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大史馬頰

覆輸胡蘇簡絮鉤盤高津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既都許

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

駭胡蘇高津今見在平原東光

高縣界中自高津以北至徒駭

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

所在徒駭最北南津最南蓋

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

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

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南津

在高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

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

處則其餘六者大史馬頰覆釜

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絮鉤

盤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也其

河頃塞時有故道成平晉猶存

於何時當在今滄州之境東光

今隸永靜軍通與德州安德縣

有漢高縣故城在西北鄭玄云周時齊拍

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

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

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

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玄

蓋據此文為齊拍公塞之也言

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

并使歸於徒駭也五代職方考

年登弓兩

王氏曰往者天嘗連雨東丘風

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河

之地已為海所漸矣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圖

班氏曰南江在會稽吳縣南東入海蘇州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今太平蕪湖縣即漢蕪縣故城在崇州義興縣南本朝太平興國元年義興改為吳北江在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今常州晉陵縣即毗陵晉陵也本延陵漢改曰晉陵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二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尚足用以知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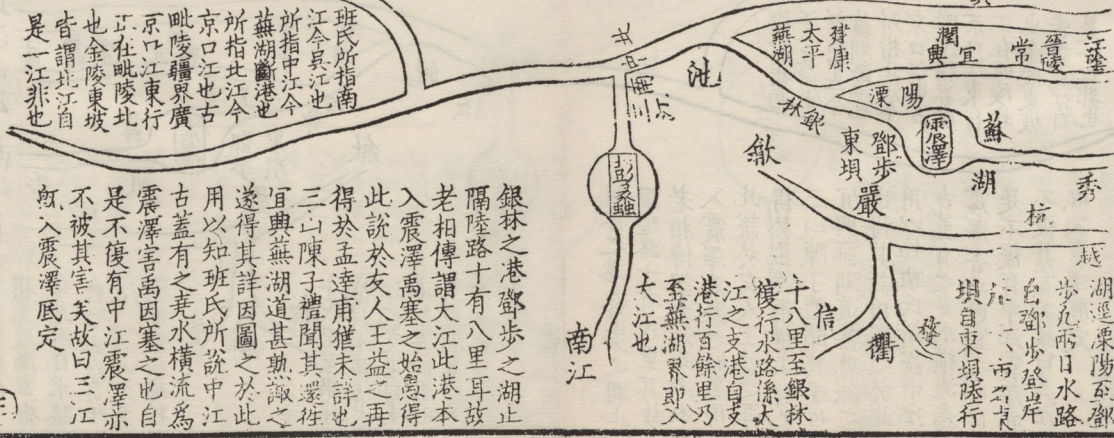
蘇氏曰班固所言會稽丹陽之三江皆東南支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啖滄禹獨遺大而不數小何耶

北江

通

揚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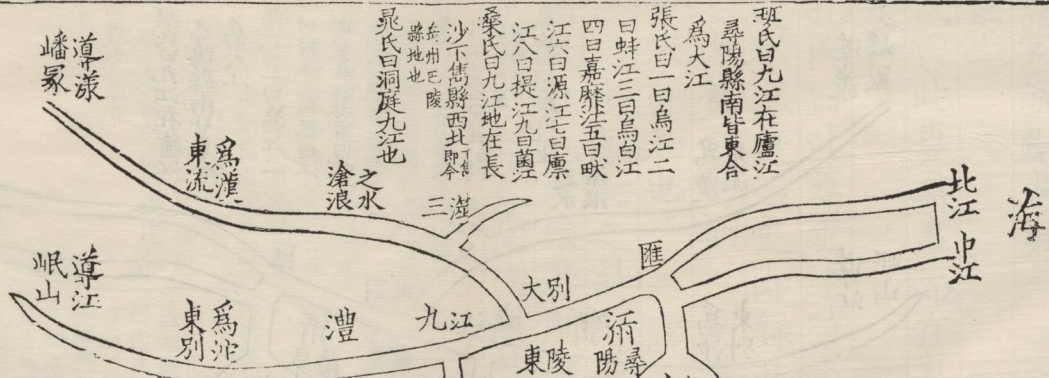
北江中江南江
浙水自宜興縣航湖運溧陽至鄧步九兩口水路白雲步登岸於一西名東填自東填陸行



班氏指南江今吳江也
蘇湖斷港也
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廣原口江東行正在毗陵北也金陵東坡皆謂北江自是一江非也

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始慮得此說於友人王益之再得於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還往宜興蕪湖道甚熟識之遂得其詳因圖之於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為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九江東陵彭蠡北江之圖



班氏曰九江在廬江
尋陽縣南皆東合
為大江

張氏曰一曰烏江二
曰蚌江三曰烏白江

四曰嘉藤江五曰歐
江六曰源江七曰廬

江八曰提江九曰蕪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
沙下雋縣西北界

岳州也
滄浪之水
三澁

滄浪之水
三澁

滄浪之水
三澁

滄浪之水
三澁

滄浪之水
三澁

滄浪之水
三澁

海

北江中江

滙

大別
東陵

滙
陽

彭蠡

洞庭

四

葉氏曰江至東陵始通為海
大別始南為北江漢匯澤
而江會于匯二水合于一而後入
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
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
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
是匯而入海順從而不違者東
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宗于海
九江說者以為洞庭不在尋陽
是矣

自夫彭蠡既緒於揚州而汪漢於此
乃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
流之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毅焉
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
之道者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荆揚腹心
之疾也元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
矣說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
漢合流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
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也胡不玩經文
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
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
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於後
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
者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為是如太
湖一湖而得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
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
是堯禹之時名為九江無足疑者不
則漢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海
為江所過者禹腹不書何邪

尚書諸家說斷卷第一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唐孔氏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林氏曰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謂之夏書耳孔氏乃謂此堯時之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過論也

沈氏曰禹貢之篇虞書也作於有虞之世述於有夏之時故後世係之夏書以明禹之所作也

張氏曰此一篇以謂史官所記耶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田賦之高下



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
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于
上藏之史官史官略加刪潤叙結成書取
以備一代之制作謂之夏書然其間祗台
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
堯典堯之書也而爲虞書之首禹貢舜
之時所作也而爲夏書之首孔子之定
書如此何也舜之有天下蓋傳於堯而
禹有地平天成之功是其所以受舜之
禪宜也至於湯革夏則其書首湯誓武
王翦商則其書首泰誓聖人之意蓋可
知矣孔氏之言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
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正殆於有見而
林氏執邨鄘衛之說以非之未可爲通論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唐孔氏曰禹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
除其木又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
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
生文故言禹別耳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
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

貢者自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班氏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壑分州

陸氏曰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林氏曰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斷絕使禹理水還爲九州

王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禹別九州皆奠高山大川以正封域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陳氏曰記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則九州之名舊
矣洪水之害山川土壤封域經界貢賦之
制蕩析湮墊皆失其正至禹而復辨故言
別水行地上四方不通必隨山刊木以爲
道然後能度其形勢觀其源委而川可濬
川濬而九上見矣辨其名物以制地征作
民職而貢法出焉貢賦雖異而以奉上爲
主故謂之貢

祭法注云共工氏
在大昊炎帝之間

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
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
使水復歸故道而入于海

陳氏曰九州之爲州久矣然州之義學者不
論也在堯之時洪水之害浩浩蕩蕩封疆
之界不可得而別也禹從其巨鎮之在水
中者而別之曰此冀也此兗也此青徐也
此荆揚也此豫梁雍也是巨鎮者宛然出
於水之中故曰九州也州與洲同隨山濬
川者隨水源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爲川不
汙其潤下之性故也

堯水之害如此其久使彌年亘月無有
止息則民生無噍類矣以理推之當

每歲之中泛濫有時如今之春夏暴戾而特爲尤甚焉耳禹之治之也當其懷山襄陵之際亦無所措其力憂民之切雖曰由已溺之亦必俟其勢之旣殺方嚮有可辨而土工有所施於是乎寢寢規畫以豫爲後來之防而已若其別九州如陳氏謂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別之余恐無是理也學不通世務腐儒耳故余不得不爲之辨

林氏曰賦者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兗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別而言之雖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名之總名也

古人之命名不苟也三代取民之制必以貢助徹爲名其用心之仁可知矣是故史官之名此書孔子之作此序皆於貢之一字深致其意幼學能於此乎察壯行猶於此乎背况未嘗知此者乎

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

勢一謂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州
程氏曰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者因也孔子叙其書曰隨山濬川
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亦因也因者本其所自然而
無所增損云耳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
亦豈外於因哉

九州之分尚矣顧其間高山大川託以
爲疆界所視者不容無所記載禹爲司
空習此亦素而特其洪水爲害封域淪
壞川流故瀆亦決徙不明故禹先定其

高山大川之方嚮以別九州之分限則
九地之遠近高下水之源委曲折皆可
得而審矣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於是次
第施之何徃而不如其意乎任土作貢
夫人能言之而隨山濬川說者罕見其
的余請詳辯之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史之辭亦曰禹敷土隨山刊
木說者意孔子序文當不與之異故多
以刊木通道爲解殊不知孔子之文隨
山濬川與任土作貢對立隨山而濬州
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之

謂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者也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九三句十二字而深於經意者知其該貫首末無復餘蘊此豈泥於文辭之間者所能窺哉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二十四十三

禹貢一

七

方文

孔氏曰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唐孔氏曰禹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爲流源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徃者山爲水所包川皆汎濫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

司馬氏曰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

唐司馬氏曰尚書作敷土今按大戴禮作傳土故夏本紀依之傳即付也謂付功屬後

之事

顏氏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奠定也言禹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

蘇氏曰敷道修載叙義皆治也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葉氏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而後隨山刊木之功可施隨山刊木以通道於四方而後高山大谷之名可正山川有主名而後或自山導或自川導而水可得治矣

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

張氏曰敷分也敷土即別九州之義以謂分辨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岳者大川如四瀆者東西旣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

林氏曰鯀湮洪水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耳故禹惟務敷土而散之不與水爭勢而水得其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隨山刊木者除障蔽而驅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奠高山大川者本其風俗之異以爲九州經界之準也

程氏曰禹之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旣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

呂氏曰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摹在曾中分布九州之土甚

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用工所以終能成功定高山有箇標準次便看得箇大川所歸喻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刊木以通道定高山大川以爲高表凡一州之內必有高山大川先定其所知以爲表則其他皆可知

治水非土木爲用不可也土則隨處以分布木則隨山以刊伐見禹之規摹

易無生事擾民之患也如治華陰之河則先於華陰左右分布可取之上於華陰之山刊用便近之木此敷土隨山之義若夫奠高山大川則是定其方嚮源委以辨地域以知遠近以察衆流之所趨會而剛以加功故也此與孔子所謂別九州同

冀州

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郭氏註曰自東河至西河李氏曰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林氏曰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

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旣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林氏曰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及導其川澤之流而其所爲先後之序具載於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爲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必

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于又東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也史官條列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

張氏曰冀州不言山川所界如濟河惟兗淮海惟揚者蓋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其山川則當以天下爲界安可如餘州之局以山川哉此又禹之微意也

孔蘇二家執九州之次以爲禹之治水自下而上林氏執導岍以下之文則以爲自上而下二者將孰從而折衷之孟子曰禹䟽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孟子之言自北而南自下而上且不及雍梁而遽言中國可得而食則禹之規摹亦可見矣若夫導岍至敷淺原此乃記濬畎澮距川之方嚮導黑水至

東北入于河此乃記九川之首尾林氏
永明經意遽執此文謂治水必自上而
下其於世務不通甚矣且使禹之行河
必欲積石之功既畢然後鑿龍門以治
華陰孟津諸處則於三數月之間其或
兩潦驟集冀豫兗青之民又何所賴於
禹乎故夫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
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
不至於衝激以生怒禹之經畫所以首
冀兗而後雍梁者此也苟能明此則非
惟達禹貢九州之次且於孟子之談禹

禹貢

十三

九

知其有自來矣孔蘇之論又安可忽或
曰禹疏九河而後淪濟漯信孟氏之言
有倫也決汝漢而後排淮泗亦豈必自
下而上乎曰此其文爲注江而設也其
實禹之治水淪濟漯之後遂治淮泗以
及於江江治矣然後治漢治汝如禹貢
所載九州之次也或又曰四水惟漢入
江耳汝泗入淮淮徑入海安得俱言注
之江乎曰古溝洫法南北東西互相通
灌如揚之邗溝雖吳王所開廣然古必
有迹道可以泄淮水而注之南矣不然

則孟軻氏豈容無稽據而肆為之說

既載壺口

在今隰州吉鄉治梁在今同州韓城及岐在今鳳翔

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

治水而西

唐孔氏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

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

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

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

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

班氏曰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按慈州吉昌縣漢北

出也有壺口山北屈歷晉無改至後魏始

又置定陽隋開皇十八年又改名吉昌唐

仍舊本朝熙寧五年慈州廢梁山在馮翊

夏陽縣西北按同州韓城縣漢為夏陽有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按岐州岐山縣

有岐山周大王

鄭氏曰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

以襄水害易也

王氏曰載事也既事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

水逆行汎濫而亂故治之也

蘇氏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

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底柱則壺

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為

冀州之地也

葉氏曰詩言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

林氏曰言冀州之水而及於雍之梁岐者曾

氏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山未鑿

徐州彭城縣呂梁山

徐州也有呂梁鎮河出孟門之上

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在今隰州吉鄉縣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

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

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

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

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

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

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

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

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

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

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

併言於冀也

東萊先生曰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也水

之所以為患正緣龍門狹隘雍塞其水故

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

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為無事

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爲無事也
二州山川有利害相關而同一時之役者
非特此也示例於此而他不言可知矣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
流入距野比溢于濟南溢于泗而彭城
最受其害水之環城至高二丈八尺是
時蘇東坡方守彭城恐其民驚潰乃登
城以鎮之曰當與城俱存亡及水退東
坡相視子城之東門正當水之衝府庫
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甕城乃大築其
門護以磚石建黃樓於其上繼而穎濱
將之宋過而登之乃爲之賦曰嗟維此
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
遺害漢元光河決軹子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壟
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
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
而爲海觀此賦則知呂梁與河患相表
裏也呂不韋之說穎濱之賦學者不可
不知

既修太原

在今太原府榆次縣

至于岳陽

即今晉州霍邑縣霍山

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
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唐孔氏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即

晉陽縣是也

按隋文帝改漢晉陽為太原縣在府東南七十里

班氏曰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在東

林氏曰晉州霍邑縣有霍山一名太岳山禹

貢所謂岳陽

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在彘更名永安隋開皇十八年永安

更名霍邑

王氏曰地為水所攻蕩隳圯而壞故修之也

葉氏曰載始事也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

之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

知治太原至岳陽而不知道壺口推而上

六十四

西晉一

一

吳

之以及梁岐而與岳陽會此功所以不成

故禹始事壺口治梁及岐壺口梁岐治因

修鯀之舊迹以至于太原岳陽

張氏曰此言既治太原之水汭流而至于太

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

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

林氏曰曾氏云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

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

按水經分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

過永安縣西至汾陰縣北西汾于河今

憲州靜樂縣即漢汾陽地也管涔山在其

界河中實鼎縣即漢汾陰也本朝祥符

四年改

覃懷底績

即今懷州之地

至于衡漳

清漳出今潞州縣濁漳出長子縣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

懷致功至橫漳

唐孔氏曰地理志河內有懷縣在河之北蓋

覃懷二字共為一地衡即古橫字橫漳在

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

杜氏曰懷州禹貢覃懷之地

按唐正觀元年

而杜氏云武陟懷縣地故城在今縣下是正觀所省懷縣即漢之舊而武陟亦其地也後世變更名號不一難以盡詳唐志云河內縣有懷水往往覃懷之地也今懷之河內武陟皆有之武陟在河內東北十五里

班氏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鼂谷東北至

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鹿谷

山東至鄴入清漳

阜城今隸永靜軍鄴今為相州臨漳縣之鎮蓋

熙寧六年省洺州肥鄉深州鹿城冀州衡水恩州漳南皆漳水所逕唐天寶十五年更鹿成名東鹿元年省漳南為鎮入歷亭和

林氏曰曾氏云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

流而注之地之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

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禹自覃

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既得漳流而導之

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於

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

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

爲最詳

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所治臨汾縣也
禹之治水莫先於帝都而冀州三方距
河深患所在其䟽導莫先於河矣然行
河當自下流始而冀州所紀惟急於帝
都之傍近而下流未嘗及焉何也今以
地理詳之壺口梁岐皆帝都之西也太
岳在霍邑霍邑北臨汾百有餘里則太
原岳陽帝都之北也覃懷帝都之南也
衡障帝都之東也於帝都四面固無水
不達於河而吾第憂河之下流不決而

上之水皆奔赴之速則豫究青徐之民
將何所逃其害乎禹之用心固愛君之
至而其於救斯民之溺特可緩乎竊嘗
思之而得其說於孟子之談禹而又熟
復禹貢之書然後其疑始釋而於神禹
治水之規畫始井井乎其序矣孟子
之言曰禹䟽九河淪濟潔是其爲談禹
之要旨無大於此者夫九河者河之最
下而濟潔者其傍流也治其最下而速
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無停積之患
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禹旣規畫成此

然後䟽帝都四傍之水舉達于河而冀州之患平矣冀州之患旣平則凡兗青徐揚之所當治或四載躬臨或贊佐分命又從而次第舉矣苟或不然則雖奇計百出隄防萬端以殫終身之勞而水胡可得而治邪今觀禹貢而冀州不言䟽九河以九河爲兗州之地而首言於兗州故也不言瀕濟漯以漯流兗州濟歷豫兗而不可總之於冀故也且又導九州之首尾各已條列於後儻於每州一言之則經文不幾於重複之甚乎又况禹之治水苟

其利害相因則雖川異州亦必有同一時之役者如其必待某州之功畢然後治某州則禹之聖豈無權而幾於執一者乎或曰壺口梁岐之役曾氏以爲鑿龍門而冀州所記不及龍門何也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已列之於後故於此但言壺口梁山所以互見其事也亦猶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而捨梁山不言者與此治梁互見之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則上捨太原而不言下舉雷首以見治龍門梁山之下而底維嶺

城王屋太行之治則覃懷底績之由也
禹貢一書吾姑舉其一州言之其互見
之法精密如此學者可得而易言乎哉
或又曰載始事也禹經始冀州莫先龍
門而審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皆居其
後乎曰淪濟之時固嘗有利害相因而
導之者矣然龍門汾水未治於上則雷
首而東欲底績不能也故論天下之大
勢禹之經畫雖無先於疏九河淪濟潔
而就冀一州言之則龍門者咽吭之害
也汾水抑又次焉史書之曰冀州既載

百
卷之一

三十一

胡高

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然
後覃懷底績以至于衡漳先後之序曉
然如此然學者不識形勢而觀此書譬
之青天白日瞽者欲知其清明其可得乎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
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

第五

顏氏曰柔土曰壤

唐孔氏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

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孟子稱稅十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貉小貉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十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工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

西夏

三二

胡鼎

差降即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常

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

王氏曰物其土田以知所宜奠其賦以知所出也冀州之土非盡白壤而曰白壤者其大致然也餘州蓋皆如此

蘇氏曰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耳必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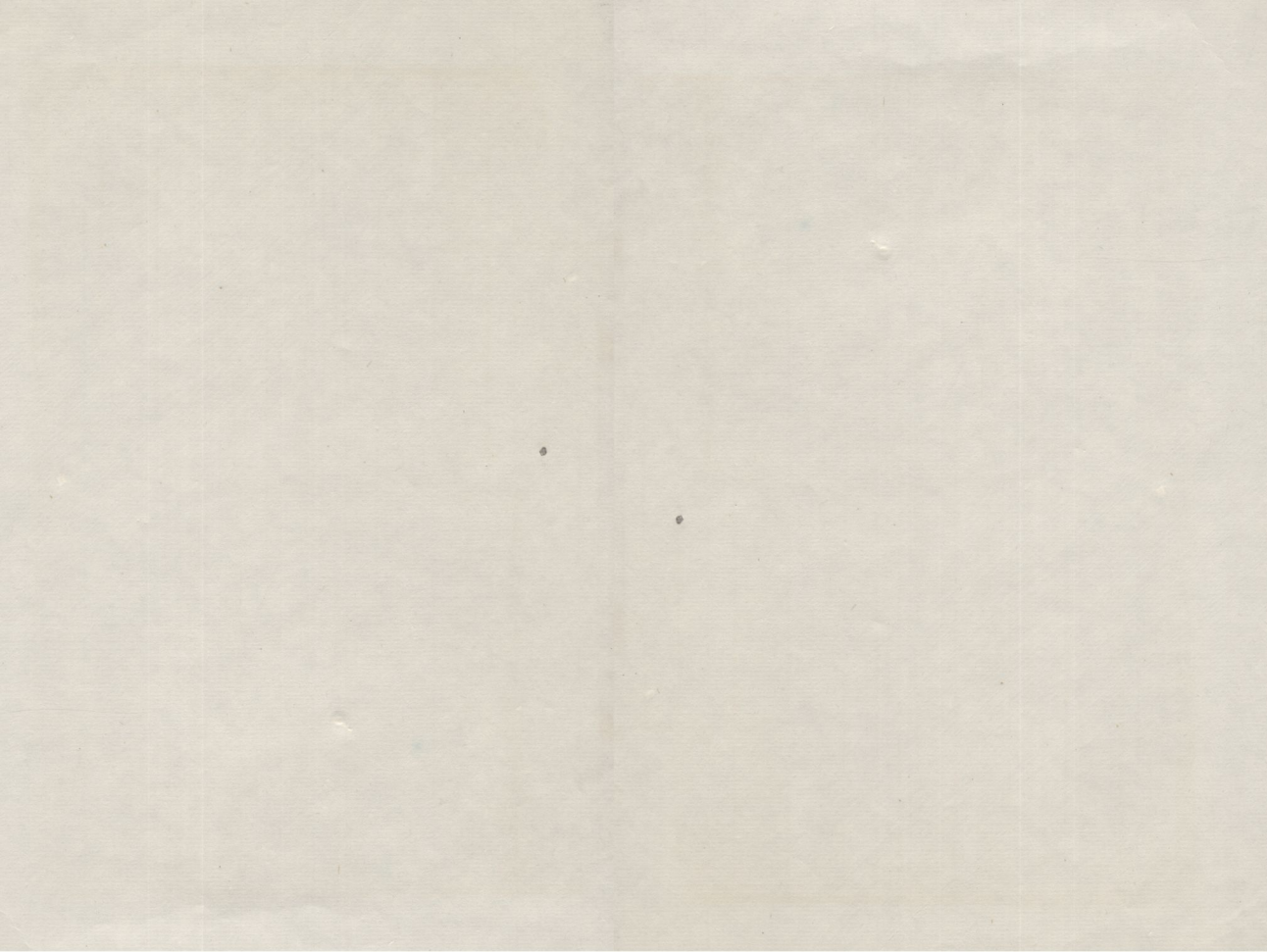
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邪然不可以臆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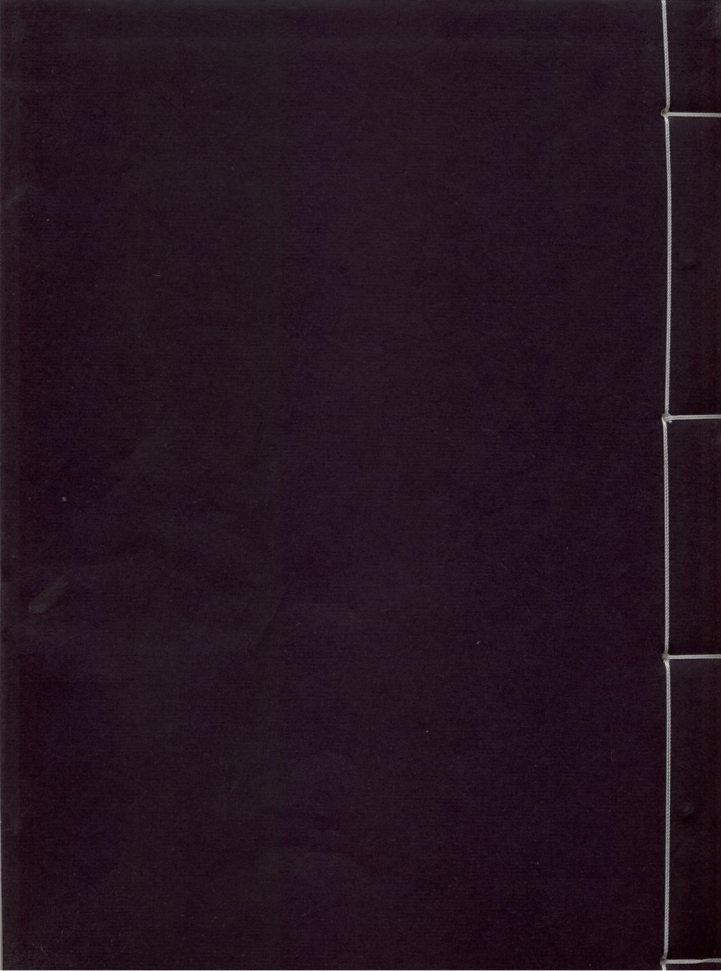
葉氏曰此周官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者也五物五地之所宜物也以五物制地征故賦有出於土者此庶土交正而爲之者也以九等制地征故賦有出於田者此咸則三壤而爲之者也惟賦不皆出於田故有田上而賦寡如徐青梁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之類而甚若荆之田下中而賦乃上上者田下而賦多則

土賦兼其間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溝畎灌溉之於水旱畜泄有利否而人力衆寡勤惰之不齊不可槩以田爲率也賦以出於田爲正故餘州皆以賦次田而冀州獨以賦次土者蓋冀州之田第五而土白壤賦出於土宜多於田

林氏曰周官大司徒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教民樹藝與夫令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土

壤之所宜土性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
如周官職方氏荆揚州宜稻冀雍州則宜
黍稷之類因其土地所宜而教之播種則
其所收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既平之後
將欲教民粒食因而致田賦之差必先辨
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九州之賦校數
歲之中以爲常則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
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於
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
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放以
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
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
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歲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爲爲民父母使民
眊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
貸而益之使老穉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
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
戰國之虐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爲不善
則不可蓋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
又有雜出於他等之時則是其於凶年無
取盈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真法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

二

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固善矣意者後
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
賦又無雜出於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以
爲弊也田之高下旣分九等則其田賦亦
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蓋田有高下逐畝
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間地有
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
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荊州
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
亦五等田賦所以如是之遼絕者蓋洪水
旣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
偏聚之地闕地有先後人功有修否不可
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有
如此之懸絕也貢篚之制自兗州而下皆
有之而冀州獨不言者蓋畿內之地天子
之封內無所事於貢也

張氏曰冀州之水旣治而土賦與田皆可辨
其名色定其高下也蓋天下至大先王所
以坐運於一堂其風俗所尚土地所宜無
不周知其曲折則以有圖書爲可按見也
聖賢巧思於此可知在五帝則有九丘之
書在唐虞則有禹貢之篇在周則有職方

之志在漢則有輿地之圖皆所以囊括四海
幹運天下也其可忽哉土惟白壤賦惟
第一田惟中中大數已定不可改易使其
當理則有萬世之安使其不當則有萬世
無窮之禍是故非禹之賢聖其物土田定
賦貢安知其不為害也唐明皇失德自字
文融為括田使始以客戶為主戶以見賦
為羨賦自此明皇侈心愈開而王鉞楊謹
矜楊國忠輩皆祖述其意名色百出遂至
於亂盧杞又祖述其意以奉德宗亦有奉
天之亂以是知物上色定田賦豈可忽哉

呂氏曰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冀堯之都事
事皆出於此所以特重於他州然別有所
利亦與他州一般

此州紀賦於土田之間見土田皆有賦
也然賦出於田者多故餘州惟以賦次田

冀

錯田第五

賦第一

兗

錯田第六

賦第九

青

錯田第三

賦第四

徐

錯田第二

賦第五

揚

錯田第九

賦第七

荆

錯田第八

賦第三

豫

田第四
錯第一

賦第二

梁

田第七
錯第九

賦第八第七第九

雍

田第一
錯無

賦第六

林氏之說曰九等之差不可易而又有
錯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凶豐之不
同不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而時有所蠲
放以利民故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
寡之不同此其為說甚善而愚切有甚
疑者二不可以不論也九州惟冀揚
豫梁有錯而餘所無者五州豈水旱之
災惟冀揚豫梁為有而餘則無之乎不

十一

吳

然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也冀之賦第一
而錯降之為二梁之賦第八而錯降之
為九是優恤之例然也至於揚則自七
而升六豫則自二而升一梁則又有自
八而升七九之時九水旱宜優恤而顧
反增益何邪如其謂樂歲粒米狼戾多
取之下為虐則禹亦豈於定制之外橫
有所取於民者乎夫孟子之議貢蓋其
叔世之弊政而禹之定制雖校數歲之
中以為常其於凶荒之歲則必有為之
輕恤者矣其於上熟之歲則必能藏

於民矣如其不然則豈有禹聖人而於政在養民之說能言而不能行邪切嘗屏去諸家訓傳獨取經文端坐熟復意其錯之為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有一州之內而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故冀州大槩則上上而差等之例則有降而為上中揚州大槩則下上而差等之處則有升而為中下皆其當時之則例如此要不可以指定言耳若如此說則庶乎經文前後

可以通貫攷古者更為我評之

恒衛既從恒水出今定州曲陽境大陸既作跨趙相

之三境州

孔氏曰二水既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

耕作

班氏曰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

入漑漑水出代郡靈丘縣東至文安入大

河按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隋開皇六年改

更名為石邑七年改曰恒陽唐元和十五年

漢名曲陽靈丘屬唐蔚州今為化外文安

謂入大河恐非文安去長城亦近衛水

出常山靈壽縣東北東入寧池

熙寧八年省靈壽為

鎮入行唐縣庫池出代州繁峙縣東
阜山逕深州饒陽縣北至冀州信都縣
東入海古信都大陸澤左鉅鹿縣北
廣河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地
漢鉅鹿縣今平鄉縣也按九域志相州鉅鹿縣
廢入鉅鹿縣為鎮鉅鹿縣按九域志相州鉅鹿縣
縣入大陸通典趙州昭慶縣志云昭慶本
也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唐志云昭慶本
大陸武德四年曰象成天寶元年改昭慶為
慶九域志云皇朝開寶五年改昭慶為
隆平縣六年省隆平為鎮入臨城是趙
州臨城縣有大陸通典深州陸澤縣禹貢
大陸亦在此唐志云先年析深州饒
陽鹿城置陸澤縣九域志云
四年省陸澤入靜安是
深州靜安縣有大陸

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早而河所經故其功成在禹貢田賦

既定之後

葉氏曰河流有歸二水不治而自從也二水從而大陸可作矣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陸以地形得名也

大陸之地廣大跨相趙深三州俱有之不止於河所經也恒衛二水既入滏與庫池而滏庫池皆逕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恒衛既從則滏庫池之治可知矣滏庫池治則大陸之可耕作必矣雖然禹迹既至衡漳則不隨及恒衛而乃於田賦既定之後徐而治之何也蓋大河

疏汾漳諸水既導冀州之患亦既平矣而恒衛非其所甚急故緩之唐孔氏曰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功設施規摹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此說甚當然緩急先後之宜禹亦不應無有也學者讀禹貢須察其緩急先後之宜則智識可以明而他日輔吾聖君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當與禹治水同學者其勉哉

島夷皮服

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

水害除

唐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

蘇氏曰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復皮服

林氏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崑崙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內皆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欲效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皮之類

是也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
獻其皮服也蘇氏以揚州島夷之卉服為
厥篚至於此州之皮服則云水患既除得
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為兩說其自違戾
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山在今平
州盧龍縣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

河逆上

班氏曰大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

顏氏曰碣

者按後漢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
隋志北平盧龍縣有臨渝宮有碣石亭志

平州盧龍縣

卷之三

卷之三

北一

九

唐孔氏曰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

今滄州界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

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

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

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

上也梁州傳云導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

治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

司馬氏曰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瓚釋其

言曰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

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

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左顧碣

石如在掖掖也

林氏曰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爲至蓋達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於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遵海道以入于河然後至於帝都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于帝都矣

張氏曰此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

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觀西傾因栢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浮積石亦然記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

濟河惟兗州

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唐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

李氏曰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

兗信也

杜氏曰蓋以兗水爲名又兗之爲言端也

也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

林氏曰自兗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也

鄭氏曰

漁仲

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

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爲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

九河既道

其地巴淪於海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

是

今德州平原縣有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去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

簡潔鉤盤鬲津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請
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
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
至徒駭其間相去三百餘里是知九河所
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
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
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
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
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
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
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存

高夏

三四

故道

成平晉猶存未詳其後廢於何時
在今滄州之境東光今隸永靜軍

典德州安德縣有漢
鬲縣故城在西北

鄭玄去周時齊相公

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

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

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氏

據此文為齊相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

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五代職方

考去周顯德二年
廢弓高入東光

杜氏曰徒駭鬲津鉤盤胡蘇四河並在今

城郡界

州

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

界

德

其餘三河未詳





唐孔氏曰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



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

劉氏曰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是為九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下雋即岳州也

陵縣地也

晁氏曰洞庭九江也

林氏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代久遠不可強

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此則可以意

曉也

程氏曰九河言播而江不言則江不為九江

甚明也然其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

周禮

十一

容鑿為之說若其地且據漢世所傳謂在

尋陽者為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初

為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

葉氏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在梁去海甚

遠江東至陵始迤為中江漢至大別始南

為此江漢匯澤為彭蠡而江會于匯二水

合于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

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

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而入海

順從而不違者東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

宗乎海九江說者以為洞庭在不尋陽是

矣九江荆之舊江也江漢有朝宗之勢則自澧而過至于東陵其流雖大而無所壅遏故九江不失其舊而甚中也殷中也甚中者宜過中而反不失中之辭也

張氏曰水患既去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地勢之中不復泛濫爲害也

白夫彭蠡既豬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荆揚腹心之疾

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文而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一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爲是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

堯禹之時名為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
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而為

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邪

沱潛既道

沱出今江陵石首縣
潛當在江陵潛江縣

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李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

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

二州沱潛為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

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

遠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

班氏曰江沱出南郡枝江縣西東入江

外北

尚二

二十四

枝江
唐陳全

江陵府熙寧六年
省入松滋縣為鎮

鄭氏曰枝江之沱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

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

也潛則未聞象類

按通典江陵石首縣即
漢華容縣也在府東南

二百里縣治正臨大江之南地理
志云夏水受沔入沔行五百里

蘇氏曰枝江沱水華容夏水此荊州之沱潛

也郢縣沱水安陽潛水此梁州之沱潛也

以安國穎達之言攷之味別之說古人蓋

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

別安知其合而復出邪

蘇氏曰據爾雅之言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

皆有此名也出於荆者荆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別之說

程氏曰水自河出爲灘故兗有灘沮之灘而後世亦以宋水之受汭者爲灘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曰汭終曰渚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也然則凡水之出江漢下流得名耳荆貢自漢陽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耳荆貢自漢陽以上浮漢支水皆爲潛浮江支水皆爲沱

鄭氏不以枝江沱水爲此之沱以其非從江出故也而東坡指以爲是蓋亦姑從漢志云耳余攷枝江之地隸今松滋松滋在江陵西南亦安知枝江之水不在于江出而復入江邪至若鄭氏以夏水爲沱而東坡則指以爲潛此東坡之踈耳何者夏水首受江於華容之境行五百里東入沔此正合爾雅江出爲沱之說而東坡以爲潛非也然則潛不可得而知歟國初乾德中以漢江陵縣地置潛江縣在荆南東北百有餘里或者水

有自漢而來名之曰潜故縣因以名歟
程氏求沱潜於漢陽而上之地得之矣

雲土夢作义

雲在安州安陸
夢在江陵石首

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
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唐孔氏曰昭三年左傳云楚子與鄭伯田于
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云楚昭王寢于雲
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士字
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地理志華

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枝江縣西有雲

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

安陸今
隸安州

或曰

地輿

高文一

七十六

劉穆

華容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

而每處有名者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
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

小司馬氏曰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

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

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

別也

蘇氏曰據春秋傳所載則雲與夢二土名也

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纈縞云

爾

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

見而已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生之而已
人有加功又之者矣

在安陸者雲也在漢之東在華容者夢
也在江之南二澤夾江漢於其中而各
自鐘水於江漢之外者也後世以其地
望相近故總稱雲夢焉耳攷此又以知
經云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者以江漢
支流俱治而其傍之澤無復泛溢之患
也雲土者言濱雲之土復其舊也夢作
又者言濱夢之人皆作又也此則上下
互見其義

三十一
高真一
文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林氏曰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
稍高故其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唐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
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
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林氏曰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
齒革則是二州之所產不無優劣可見矣

張氏曰徐州浮磬先於蠙珠豈可謂珠不如石乎梁州鐵先於銀豈可謂銀不如鐵乎穎達之說過矣此當以文體爲言

所出適饒於此而且善故先之非以二物之貴賤等輕重也張氏之辯雖巧而實非

柁榦栝柏礪砥砮丹

孔氏曰榦柁也柏葉松身曰栝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唐孔氏曰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柁爲上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

云柁榦栝漆相似如一柁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柁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柁木故舉其用也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顏氏曰丹赤石也所謂丹砂者也

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勝言也此州曰柁榦栝柏其所貢者止此而已

張氏曰今辰溪丹砂醫方所貴正荊州分域

也

惟筩箛楛三邦底貢厥名

孔氏曰筩箛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

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陸氏曰韋昭云筩一名聆風也馬云楛木名

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

似著

唐孔氏曰鄭云筩箛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

小異也筩箛是兩種行也傳言三物皆出

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

顏氏曰筩箛竹名楛木名皆可為矢

三十一

五之二

二一九

云

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柶榦栝柏礪

砥砮丹與筩箛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

最遠而江無滄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

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

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

林氏曰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胡之筥鄭

云胡胡胡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

故地歟

呂氏曰凡柶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

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

故惟使貢其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
見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

包匭菁茅

孔氏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
唐孔氏曰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麇鄭云菁蔓
青也蔓青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
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甸
師云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菑菑
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
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鄭氏曰菁茅一物也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
有毛刺者重之故旣包裹而又纏結也

王氏曰包匭茅菁者包且匭也物或篚或包
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
也

張氏曰安國謂匭爲匣而礙於包故以包爲
橘柚康成以包爲裹而礙於匭故謂匭猶
纏結余謂二物雖微專以供祭祀而非他
用豈可不謹哉故以匭藏菁茅矣又以帕
復包匭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今
日之用復帕包盤打之屬則包匭之說終

為孔鄭所惑矣

厥篚玄纁璣組

孔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

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玄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絳者

九江納錫大龜

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

常用錫命而納之

唐孔氏曰史記龜策傳玄龜千載滿尺二寸

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

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皆兩邊緣尺二寸也

杜氏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

納錫即此

杜氏亦附會漢儒九江之說耳要禹時

大龜不必蔡山者是

薛氏曰大龜國之所寶其得不可以為常貢

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

先儒多以為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於錫

貢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葉氏曰江沱潛漢與河皆不通故必陸逾于洛而後至于南河

曾氏曰自漢而逾洛

張氏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荊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以入潛自潛順流以入漢至漢則捨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于南河程氏曰荆之貢不徑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

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逕或循枝派期便於事而已也遡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

自孔安國有順流曰浮之說學者多信之而余竊有甚疑者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亦順流也而濟潔受河而東流兗貢浮濟潔以達于河果爲順流乎泗水東流入淮徐貢曰淮以浮泗自泗以達河果爲順流乎况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

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遡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爲順流乎浮也者舟行水上之謂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爲之解學如無垢亦爲所誤信哉程氏用功於禹貢也深而曰者余之所疑亦因是而判然矣

荆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李氏曰河南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

禹貢一

八十三

第

杜氏曰豫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去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蘇氏曰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北條荆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兗州也

林氏曰蘇氏之意蓋謂荆州之言荆者南荆也豫州之言荆者北荆也雖以此二山分配二州然以地理攷之其實不然北荆與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荆山爲北荆之荆則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之荆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此說是也

出今號州盧氏縣 洛瀝出今西京河南縣

出今西京新安縣 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

山瀝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唐孔氏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熊耳山傳

去陸渾山者熊耳山在陸渾縣唐先天元年割陸縣

置伊陽伊陽今隸西京 志云洛水出上洛縣冢領山

傳去上洛山者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

上洛今隸商州 志云瀝水出穀城縣潛亭北傳云

河南北山者穀城潛亭北即是河南境內

之北山也通典洛州河南縣有穀城山瀝水所出古穀城在縣西北後漢

志引博物記曰 志云澗出新安縣傳云沔

池山者沔池在新安縣西也志詳而傳略

所據小異耳灇池今隸西京 伊瀝澗三水入洛合

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林氏曰據伊瀝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

伊洛瀝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

入于江以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

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

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瀝又東會于

伊此序水之次第自上而下也此言

伊洛瀝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上

伊洛瀝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上

也曾林二公不知察此而求為小大相敵之說夫三水入洛而洛得兼三水而為大顧謂之相敵可乎不然則禹數九川洛與其一奚為而三者不言也

滎波

在今鄭州滎澤縣

既猪導滎澤

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被孟猪

在宋城縣南京

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猪滎澤在胡陵孟

猪澤名在滎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唐孔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

章帝更名湖陸

至晉不改其後不知廢於何時不言其縣有滎澤也又云

滎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猪在梁國睢陽

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

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

孟猪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

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猪也於

此作孟猪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

聲轉字異正是一也

許氏說文云滎水出山陽胡陵南正與

孔傳同而班固以為在定陶何也蓋在

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

東與泗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

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地也而

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導
河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
也安國惟說河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
豬在河東北是以致穎達疑甚而有古
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余不極力窮
之終爲二公所惑而况能明禹迹始終
經畫之妙邪

顏氏口言治河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
不常入也

葉氏曰孟豬河澤其相去遠被及也猶言西
被于流沙者導河澤被孟豬言水僅相及
而孟豬之蓄不以河澤也

林氏曰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滎鄭云
滎沔水也波讀曰播禹貢曰滎播既豬顏
氏曰波亦水名曾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
爲波觀此諸說則滎波之爲二水明矣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滎澤水大動成波
浪今時已成遏豬則是言滎波爲一水
也顏師古雖言波亦水名又言一說謂
滎水之波則姑存兩說而不敢斷也林
氏專主職方所記以爲當是二水固不
爲無據之說然以余攷之上文言導洛

此則專主導濟而言不當又泛言洛之
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
泥也雖然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至
此則先言伊洛漚澗之入河而後次及
於滎河何也蓋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
平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
所不堪而况其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
承其有不爲害之慘乎禹謀度之先皆
灼知此利病故其經始河患施滹濟之
功必先䟽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
豬矣滎波既豬則滎澤固可無患而猶
導其流以被孟豬者所以殺其餘溢而
亦預爲他日洩水之地也反覆參究禹
之規畫如在吾目吾殆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壚䟽

許氏曰壚黑剛土也

唐孔氏曰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
純一色故不復得言色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壤者和緩之謂也墳者不黏埴之謂也
此州兼有二土田宜若最上而止居第
四者以下土又有黑剛之處非播種所
宜故也履歷農郊利害在目君子其可
忽於此乎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
于河

孔氏曰纊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曰錯

唐孔氏曰織是細故傳言細綿

顏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

王氏曰磬錯二物不常貢錫命乃貢

列子

高五十一

八十八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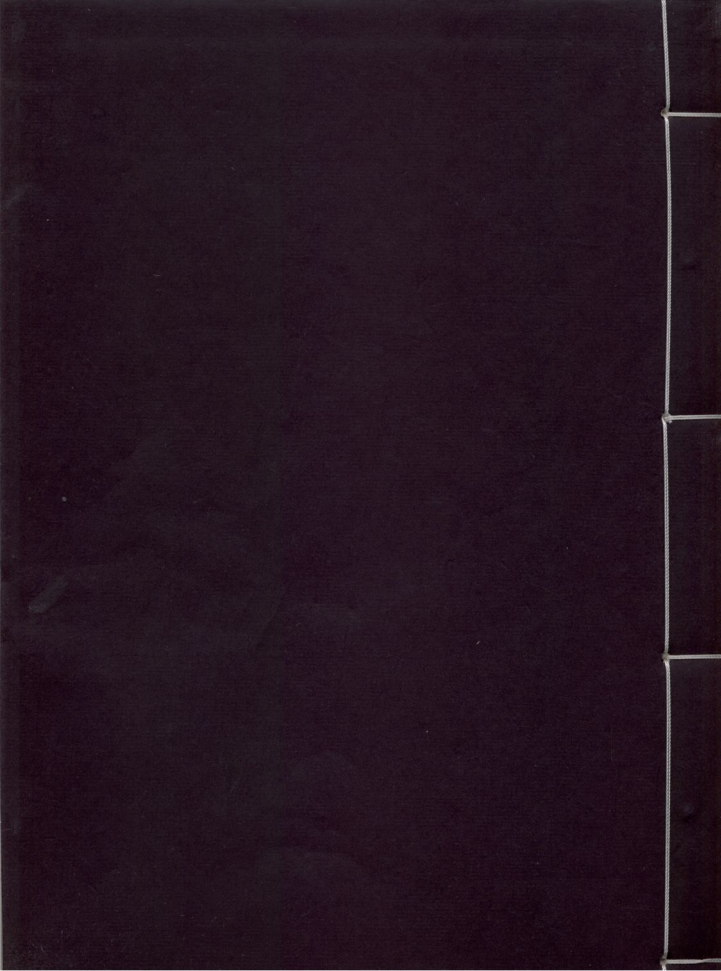
張氏曰揚州言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言九江
納錫大龜二州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
有說矣豫州北近冀都而磬錯亦以錫貢
聖賢之惜人力如此則夫崇飾臺榭以爲
遊觀輦運土木以資妄費皆聖賢所深惡
矣可不戒哉

林氏曰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臬則是漆臬
之類此州之所宜也織纊諸儒皆以爲細
綿然爲二物亦未可知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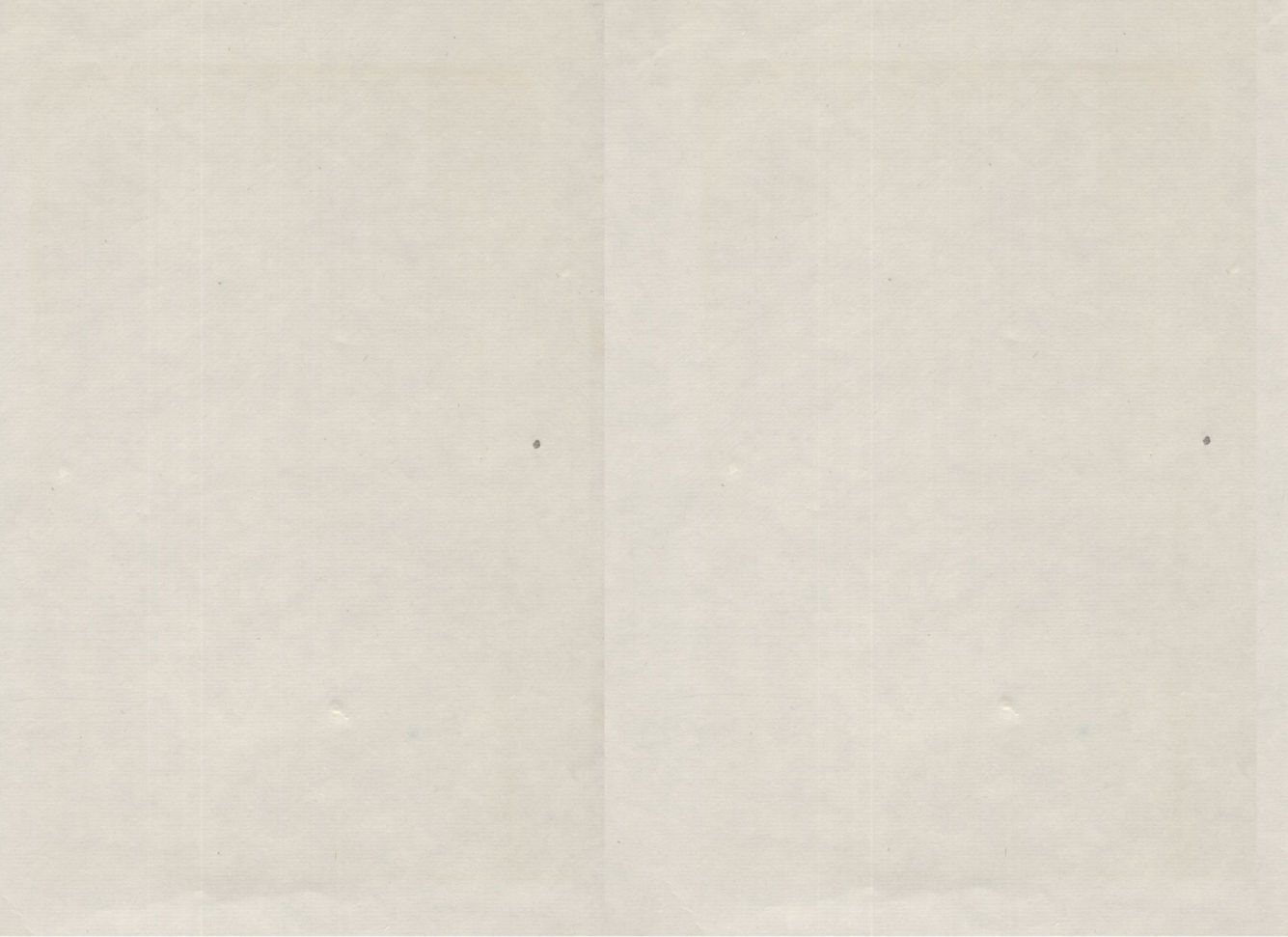
華山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

三



唐孔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杜氏曰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

曾氏曰華山之陰為雍州其陽為梁州

岷在今茂州汶山縣嶓在今秦州界既藝沱在今彭州界潜此

別出於嶓東南至恭州巴縣入江既道

孔氏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

潜發源此州入荊州

唐孔氏曰漢制縣有羗夷曰道地理志云蜀

山

高

八

五

郡有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

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沱出

于江潜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

故荊州亦云沱潜既道

班氏曰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

又曰江沱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今郫

西南北入漢通典云金州安康縣即漢安

今茂州汶川縣地屬成都府汶江蓄谷水出漢中安陽縣

年又改為漢陰今仍漢陰名

鄭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潜其尾入江漢耳首

不於江漢出江源縣有郫首首出江音壽首出江按隋

周改江原曰晉南至犍為武陽縣又入江

豈沱之類歟通典云眉州彭山縣即武陽地也潛蓋漢西

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通典云江州縣

故城在渝州巴縣西今渝州改為恭州

郭氏曰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榆山與江別而

東流又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沔陽晉猶

存九域志興元古迹有沔陽城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

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

貢潛也按晉志云劉備據蜀改葭萌曰漢壽西晉泰始三年又改漢壽為晉

壽後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等縣按通典利州晉屬晉壽郡縣無晉壽

而有葭萌不知何時復此舊名

昌元 九十

林氏曰沱在彭州唐昌縣本朝開寶四年改為永昌又曰

沱在益州郫縣西

小司馬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是也

以漢志通典攷之以地勢觀之則是沱

水別流於茂州汶川之境逕彭州永昌

又逕成都郫界復東入大江明矣鄭氏

謂在郫之沱首不江出此蓋未嘗深攷

源委曲折故也若潛水惟鄭氏所指西

漢與經浮潛正合請辯于後

葉氏曰江漢見於荆者既朝宗于海則已治

矣故於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藝則

不特水治也

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此二山當其泛溢悍怒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為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種藝矣

治江漢之水由東而西上亦既極其源矣而分派旁流者又已俱治則梁州之大功畢矣萬世之下想象禹之規畫何其簡易精當如此也

蔡蒙旅平

二山皆在雅州嚴道縣

和夷底績

嚴道和州漢即和夷之故

地也

水平三十八

高一五

又一

五

孔氏曰蔡蒙二山名蔡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在夷平地之名

鄭氏曰蔡蒙皆在漢嘉縣

杜氏曰雅州嚴道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汝

平謂此也

漢嘉不知廢於何時按晉志屬漢嘉郡今雅州晉漢嘉郡也其

地當在嚴道之境

王氏存曰雅州蒙頂山即書蒙山也

蘇氏曰蒙山今曰蒙頂和夷西南夷名

林氏曰據漢志青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鄭氏謂和爲夷所居之地而曾氏本鄭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羈縻州者二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川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

和夷者東近蒙蔡之夷也蔡蒙旅平則和夷底績矣此梁州西南最遠之地言旅平於此所以示告終也

版土青黎版田惟下上版賦下中二錯

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愚謂差等之處有三第六第七第九也八不與其中

唐孔氏曰王肅云黎小疏也

顏氏曰色青而細疏

曾氏曰梁州山水俱多故其賦比九州爲下等

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

墳爲土之剛瘠可知矣使其果爲沃壤
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
下上何邪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

唐孔氏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
玉之別名鐵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
州之利尤在於鐵故言鐵先於銀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栢是來

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山名栢水

二十四

卷五

九三

劉魏

自西傾山南行因栢水是來浮于潜

唐孔氏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傳云

貢四獸之皮釋言云鞞罽也舍人曰鞞謂

毛罽也胡人續羊毛作衣織毛而言皮者

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地理志云西傾

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

山南行因栢水是來浮於潜水也地理志

云栢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羗中入南海

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

栢水也

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栢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酈氏曰栢水出西傾山

杜氏曰西傾山在洮州西南吐谷軍界栢水

所出

鄭氏曰栢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栢旋曲而上

故名之曰栢

蘇氏曰西傾栢水出焉栢入潛潛入洿

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則織皮非中國之貢也疑西傾即西戎之
境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栢是來
相屬謂此四獸之皮西傾之戎因栢水而
來貢也

西傾雍州之山也西傾之戎胡不浮積
石至于龍門西河而必道梁州之界何
也因有栢水之便較積石為近故舍彼
而從此焉耳是來去者是指梁州言也
酈杜諸公皆言栢水出西傾於經文為
順而班固以為出蜀郡之山非也

浮于潛

水凡出於漢者皆名潛則漢志安陽鬻
谷之水與郭氏所引沔陽南流之水皆
謂之潛可也若此所浮之潛則當以鄭
氏所指漢西出者為正蓋主之以經文

參之以地理則栢水自西傾來東與會者惟以西漢水當之可也苟合是而他指於西漢之東則栢水其能越西漢乎。

逾于沔

孔氏曰漢上曰沔又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

班氏曰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今興州順政縣

漢沮縣之地也南至沙羨南入江羨音夷漢屬江夏郡即今鄂州

江夏縣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其記禹貢

養水則曰出隴西氐道縣當在秦州之西至武都

七十五

為漢今階州將利漢武都地也其武都縣注則曰東漢

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

江其南郡華容縣注則又曰夏水首受江

東入沔行五百里

應氏曰沔水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

江夏郡入江故郡曰江夏

杜氏曰沔水發源興利順政縣一名沮水又

曰沔州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漢陽今為軍

鄭氏曰或謂漢為沔

劉氏曰巴漢志云漢水二源出氐道之養水

名養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

至武關山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

曰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

江按廣漢郡有白水縣注云水出徼外北入漢按通典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也

今利州無景谷但昭化有白水鎮當是唐朱五代廢入

桑氏曰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

為漢又曰漢水東南過巴郡閬中縣今閬州

酈氏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為漢水雖津

流派別枝渠勢縣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

俱受漢漾之名又曰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

程氏曰漾水不出西縣嶓冢山却出武都沮

縣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

山所出之水為漢源則東狼谷山當為嶓

冢矣西漢嘉陵江水也自高祖置廣漢郡

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接壤

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以為漢水耳

東西漢水辯

班氏言漾水出隴西氐道而劉氏引巴

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

而非鑿空遽為之說也今攷氐道地當

在秦州之西而嶓冢山者養山以東之

山也漾水發源養山而東逕嶓冢其水

別為一流東南至江州入江者即後世

所謂西漢而禹時所浮之潛也以地勢攷之既會相水爲順而於經之浮潛又合顧何必致疑於其間而又泛求之他乎學者如攷經之詳當自以余說爲當

漢沔辯

杜氏言沮縣東狼谷之沮即沔水也沔出沮縣東狼谷而漾出隴西氏道則沔漾之源班氏固未嘗以爲一也及記漾水至武都爲漢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是漾至武都去沔源爲近雖其流未與漾合而沔漢之稱固已亂其真矣况於下流既合而顧孰辯沔漢之異源邪孔氏曰漢上曰沔鄭氏曰或謂漢爲沔皆傳文承襲之餘而未嘗知源委曲折者也至劉氏所引巴漢志言西漢始源曰沔酈氏言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則又誤益誤而不知質諸經者也據經但言岷冢導漾東流爲漢無漢上曰沔之語雖曰浮潛逾沔而逾之一字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潛逾沔之地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捨舟陸行者以潛入沔之處相遠而於

此而逾非惟趨沔爲近且入渭爲便
貢道不得不然耳學者苟能本諸經而
參之史且於地理之學不苟則余之說
煥然而前人之述誤可以挽漢川之水
而一洗之矣顧不快哉

沔夏辯

班氏曰沮至沙羨入江沔過江夏入江
似二委不同也及余攷沙羨之地即今
江夏縣也是二委入江即漢水一派而
已班氏記漢沔旣知異源而至合流混
名不加攷察故又記其一委爲二亦猶

孔鄭諸公以二源爲一也大抵傳習之
誤如此者多非旁參力究詎能知始末
曲折之當乎雖然自漢沔之名雜漢入
江處曰沔口可也而又有夏口之名何
耶據漢志言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而南
郡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
里蓋由夏水至江夏界入沔故沔遂得
夏水之名非華容夏水即沔也沔旣得
名夏水故沔口亦稱夏口云耳彼應劭
謂沔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此又
謬傳之甚者也通典江陵縣有夏水口

此受江之口耳入江夏口在江夏縣界也九此學者亦當討論

嘉陵江辯

按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爲西漢乎夫自漢志言漾水出氐道巴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則是來自今秦州之西境過階州將利之東興州順政之西迤邐東趨漢中者是漢源流迹道之實也彼嘉陵江來自大散西南則不容不入東漢而程氏指以爲漢人所謂西漢者由其以東狼谷之沮爲東漢則嘉陵源委固可爲西漢無礙也大抵事之偏執至迷誤後學者古今同一律耳非極力稽證其能得其真乎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

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孫炎曰亂橫渡也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

志云斜水出扶風武

功縣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襄水亦出郿山至南鄭入沔通典云漢中褒城縣有褒水襄及漕事下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

道顏氏曰故道即今鳳州界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

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

渭皆可以行舡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襄

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

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

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

上以為然拜湯子卯為漢中守發數萬人

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

石不可漕

空附

高真一

二

高

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

無入渭之道而漢人所言褒斜此則自沔

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

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沔也

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

以漢為即沔自浮潛至沔即捨舟陸行

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

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

于沔為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為逾于河

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

漢為即沔以禹時通謂褒為沔而說逾

之一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莫敢信也且以經而參之史沔漢本二源甚明但不知沔東行幾百里入漢水耳今而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爲近故捨丹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又有褒焉故自沔北入褒又自褒逾斜而北達渭然言入不言達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又有如漢人所言故也兼上文旣言逾沔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夫沔褒旣是水道言沔不言褒可也斜渭旣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其必欲言沔渭之間有褒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其不簡直哉學者試以予說思之當亦見學經之不可苟而有以發明先儒之所未能言者顧豈好辯也乎

黑水西河惟雍州

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唐孔氏曰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

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李氏曰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

杜氏曰以其四出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所壅閉

允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弱水既西

來自雍州西北

微外涇屬渭汭

三〇八

百五十一

百二

九

孔氏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唐孔氏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屬謂相連屬故傳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

弱水在雍境西北之極與涇水邈不相及而又中限以大河禹所記若利害相

關何也蓋方其洪水橫流之時弱亦受浸會衆水而被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矣禹導河於冀兗豫之間雍之上流固已底定而今其畢功於此則必以導弱爲先者以雍之爲害尤在於弱水故也今旣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大河之西無汎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不然則於經文固未可通而禹之規畫亦豈泛然無統要者乎

漆沮旣從澧水攸同

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之於渭

葉氏曰澧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澧者漆沮旣從而不違則澧可與渭同入於河澧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詩獨言澧水東注維禹之績也

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治而後治澧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非不定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爲力江患在彭蠡豬其上則其下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學者得余說

而通之然後可以觀禹貢

荆岐既旅

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

唐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

葉氏曰治冀之初固已自梁及岐則荆州之旅久矣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者自終至

鳥鼠皆刊旅也

終南在長安縣惇物在武功縣至于鳥鼠

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

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蒙上既旅

之文也

班氏曰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

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按通典京兆長安縣

有終南山而班氏以為即武功大壹山當是唐以來其山屬長安

林氏曰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

在西北故其山為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

水為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

長安在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多

故也

凡此下文所謂導山益稷篇所謂濬畎

澮距川是也

按荆在耀州導荆則或導其水於河
導之於漆沮也岐在鳳翔導岐則或導
其水於涇或導之於渭也終南在長安
博物在武功此又或導於豐或導於渭
各隨其利順焉耳至於鳥鼠則渭之發
源是也其上下左右之水皆導之以入
渭則又不言可知矣禹記每州治水山
川表裏交相發明而導山導川又叙其
始末之詳於後讀此書者參會而觀之
其庶乎不為童習之懵然而發之文章
言語間當有意味學者將皓首猶童習

六言九甲 十甲

乎抑將童習蚤為之所乎

原隰瓜績

今別州之地

至于豬野

在今涼州

孔氏曰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唐孔氏曰鄭元以為詩云度其原隰即此原

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

澤也

班氏曰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為豬

野澤

杜氏曰涼州姑臧縣有豬野澤

今為化外地

原隰至豬野亦猶博物至鳥鼠雖其地
相去甚遠而當時施功由下而上者不

極其所當治不已也大抵禹之治水其大而要者既先導之使有歸小而渙散者又各濬之使有距夫然後爲澤自爾豬爲平地自爾安而陂障修治之功易矣原隰近涇渭豬野近河弱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

唐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

林氏曰舜竄三苗之始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乎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安居則三苗之族於是始得其叙

按經舜竄三苗在受終之年而唐孔氏諸公以爲受終之年洪水已平若受終之年洪水已平則竄三苗在洪水已平之後禹於此預記其丕叙何邪穎達爲今之說正與經合雖自背於前不覺也

三危既定此治黑水之成功

張氏曰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次叙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心也

東萊先生曰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畫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王制不同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唐孔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林氏曰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爲可貴土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也

歟實惟球琳琅玕

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公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唐孔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林氏曰此州之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底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至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

程氏曰雍之貢入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

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羗髳之屬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四國崐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崐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崙在臨羗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

禹貢一

甲九

刑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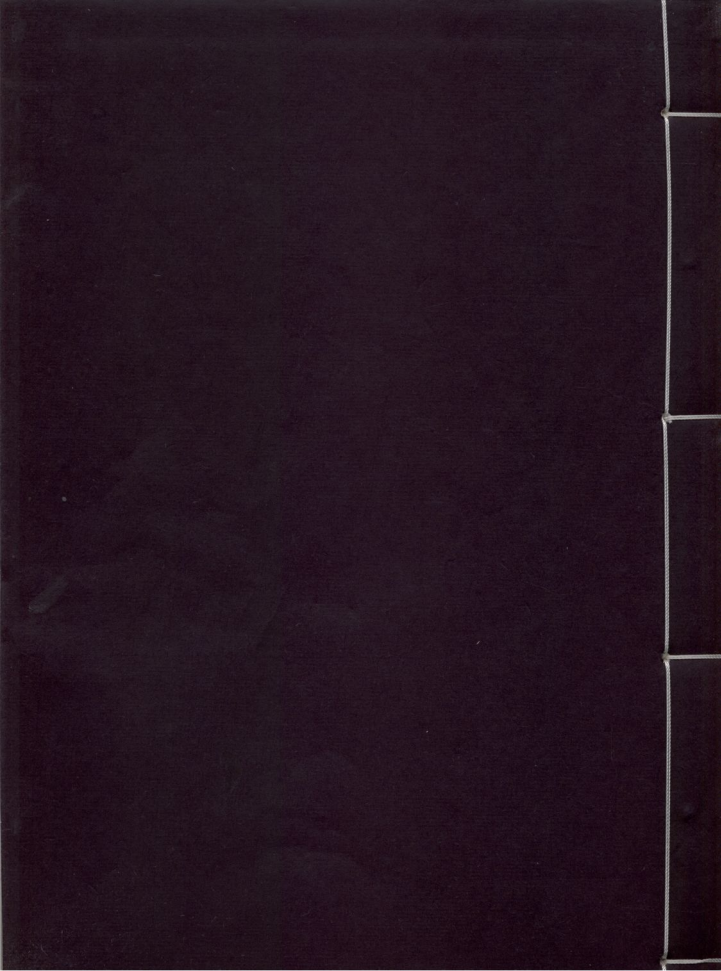
按陸氏引馬云崐崙在臨羗西析支在河關西與王肅所言正合臨羗河關皆漢金城郡之縣也陸氏又云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以余攷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氏之說非也蘇氏曰禹貢之所篋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

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
琨嶮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大意與上三州
無異蓋言因西戎即叙而後崑嶮析支渠
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畧耳
其文當在厥貢惟璆琳琅玕之下其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當在西戎
即叙之下以記入河道結雍州之末簡
編脫誤不可不止

梁州言熊羆狐狸織皮此獨言織皮者
蒙上文也此言西戎即叙梁州止言西
傾者以下文該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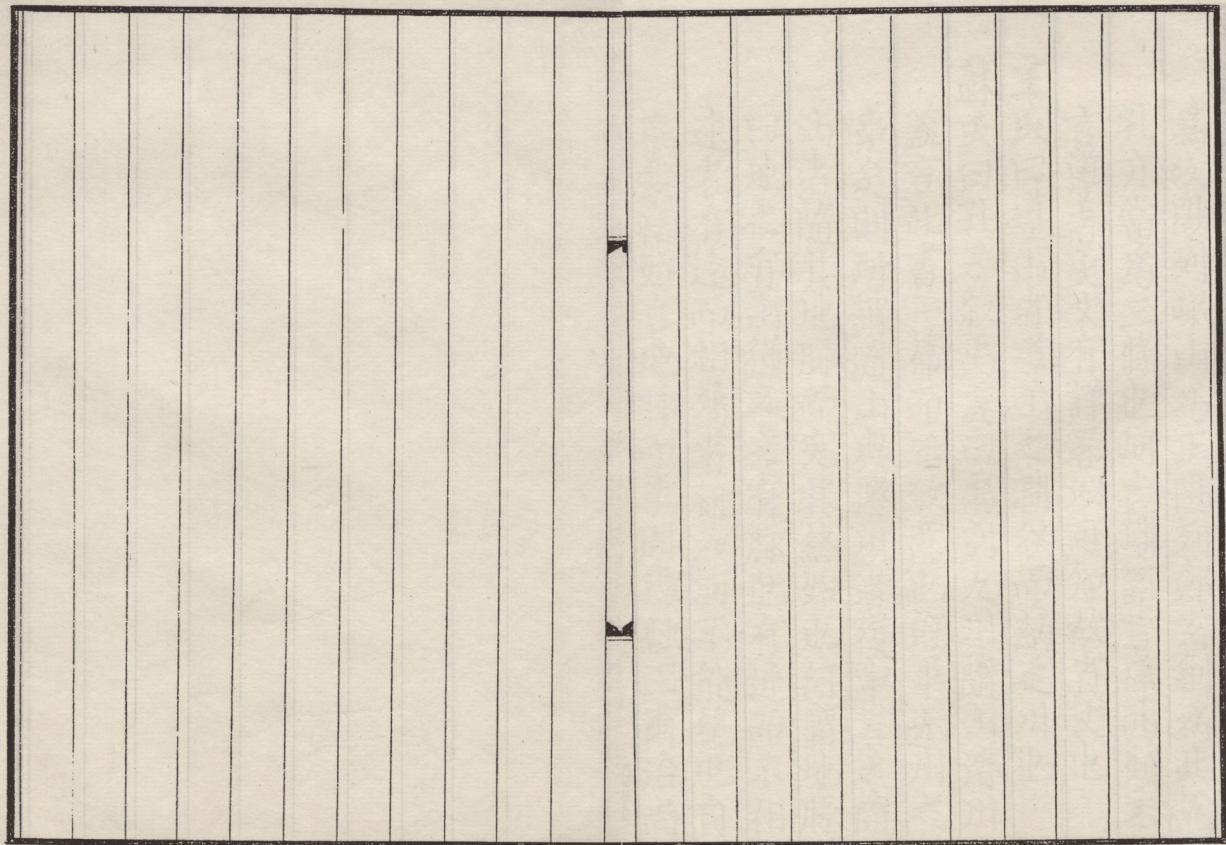
禹貢卷第一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

四





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
孔亦當爲三條也岷與嶓冢言導西傾不
言導者史文有詳畧以可知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叙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

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
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
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
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
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
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
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
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岷岐而逾
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
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嶽
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
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
以下至敷淺源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兩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

入于海者也言導研而不言導西傾二山
皆在雍以岷見之也言導嶓冢而不言導
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之

山獨記雍梁荆揚豫冀而不及青徐兗三州者蓋三州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之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旣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小而後大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此則揔論水之形勢脉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自導岍以至淺數原皆以山爲言不言水也予以爲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

即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
禹甸之託山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
及諸水以觀之則允畎澮距川自可意
見若夫條列之說地脉之說決懷襄之
說遂風土之說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荆山首自岍岐東絕西河而北
雖河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
河之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
等山非導岐荆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
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是治水越
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
臆說乎

壺口雷首

在今河上府河東縣

至于太嶽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

晉志曰夷齊居其陽

所謂首陽山按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

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

口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計之又遠條列首尾之說其可從乎經九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說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

在今陝州陝縣河中屹立若柱然

折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至于王

屋

在今孟州工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正觀中

太宗巡幸命魏證勒銘見存

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

入為鎮

班氏曰折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濩音烏號切按

唐志天寶元年更濩澤縣為陽城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

北按通典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又云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垣與

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也垣今復隸絳州即垣曲是王屋隸孟州也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折城今乃記折城於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之東北太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太行當連王屋為勾孔氏以為當

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在今懷州內縣常山在今

陽州縣曲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

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

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

遠故傳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

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

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

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

大分

高貢一

六

周

鄗氏云潞即濁漳汾凍桑氏云凍水出河東聞喜

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開喜今隸解州解

故城在河中桑泉唐天寶改桑泉為臨晉

在壺口雷首太嶽經砥柱析城濟出王屋

淇近太行恒衛潯洹洩易近恒山碣石之

等也

班氏曰東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

太行山在壑王縣西北按山陽故城在脩武縣西北熙寧六年

年省修武為鎮入武陟脩志云河內漢六

野至開皇十六年改名河內武陟今隸

懷州當二縣俱有其山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

北此與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

表裏也不惟此也導岍及歧至于荆山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與旣載壺
口治梁及歧旣修太原至于嶽陽一事
體而互發明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
行與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
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經文之
妙入于海言恒山碣石四旁之水皆以
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兆州臨漳朱圉在今秦州伏城傍近鳥鼠在今熙州渭源堡傍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
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按唐志

冀縣南按隋志冀城縣注云後周曰冀城

又古跡云古上邽縣本邽戎邑知上邽經
唐末五代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

南通典云渭州渭源縣漢首陽縣也後魏
五代藏方考云渭源鳥鼠山一名青雀山
州平涼渭源渭源堡當

至于太華在今華陰縣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唐孔氏曰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背

尾而東也

班氏曰大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上洛外方在京陞封桐柏在今唐州桐柏至于陪

尾在今安州安陸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涇熊耳

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允此皆先舉

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

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洪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

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經云導洛自熊耳如固所紀洛水非

出熊耳乎余謂冢領即熊耳一山連延同

此一名後世又從而別為冢領之號耳通

與曰魏州盛氏有熊耳山商州上洛有冢

領山熊耳山今二縣俱隸二州正連

境又通與說上各之山既曰有冢領又曰

有熊耳是一山連延古同一名無疑矣洛

所謂冢領之古文以潁川密高縣密高山為

外方山顏氏曰密古崇字通典曰洛州登

封有中嶽嵩高山登桐柏山在南陽平氏

縣東南隋志云淮安郡桐柏縣梁置曰淮

有桐柏山以隋志攷之桐柏漢平橫尾山

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通

云安州安陸有古陪尾二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

博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
至于陪尾即豫州伊洛澗澗與夫導淮
之役也圖而觀之凡畎澮之水或入于
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
勢見也學者知此味其肯徒章句乎

導嶓冢

在今秦州界至于荆山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

荊州

唐孔氏曰荊州以荆山為名知荆山在荊州

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

按晉改西縣為始昌不知始昌

快二八九

高更一

九

全

後廢於何時通典秦州上邽縣注云有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有嶓冢山有古上邽縣廢九或志云古跡云南條荆山在

南郡臨沮縣東北

通典云襄陽縣北唐志亦曰臨沮也有荆山又云漢

臨沮故城在江陵郡當陽縣北唐志亦曰南漳本臨沮隋志曰西魏初置重陽縣後

內方

年改曰南漳是臨沮自西魏方更置不一至于大別在今漢軍長林縣

孔氏曰內方大別在荊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

內方山

後漢志引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廻百餘里五代職方考曰復州

竟陵晉沙曰景陵通典曰江陵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荆門以地勢

觀之今其山不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西

南

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

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

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游志

而唐孔氏以為地理志無大別此檢閱不詳之失也左傳云吳既與

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

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

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

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

此梁荆導漢之役也內方在荆門則大

狀

百五二

一

陳全

別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

說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

于江

岷山

在今茂州汶山縣

之陽至于衡山

在今潭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

荊州

班氏曰嶠山在蜀郡涪氏道縣西徼外江水

所出

浦子田切攷晉志已無此縣當是漢末以來發之矣唐志茂州汶山縣有

岷山通典亦曰禹導江發跡於此

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

東南

通典曰潭州衡山縣漢湘南縣也又曰衡州湘潭縣有衡山今湘潭亦隸

潭州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在今江州德安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

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隰

揚州豫章界

班氏曰傳易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為

敷淺原

傳讀曰敷易古陽字通典曰江州尋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

驛前有敷淺原西數十里有傳陽山據

通典傳陽山在敷淺原者蓋連延數十里是

一山古今殊號遠近異稱云耳歷陵晉屬

鄱陽郡後不知發於何時尋陽今為德

化德安二縣之地當是五代時改析

六經

卷一百一

一

總

雍冀梁豫荆揚而不及青徐兗三州惟

冀特言入海而揚止於敷淺原何也蓋

青徐兗揚四州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

濱海者也碣石入海既北於冀見之故

南於此四州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

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

來自雍州西北微

至于合黎在今化外甘州餘波入于

流沙

在今化外沙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

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

而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

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干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沆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旣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濊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顏氏鄭氏皆以合黎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

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
不得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
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即條支媯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
取禹貢導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
言導而不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
雖禹亦不能泐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

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
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然
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
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見其他折也故
知弱水之西流而與他川迥異云耳禹
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
能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生於
數千載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
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臆決之殆所謂
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着頗
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

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為山名猶漾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

來自雍州西徼之外

至于三危

在沙州今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鷄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為至棘道

隸戎州

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為實錄

至於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致湮涸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

東南

程氏曰黑水即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

河南渡經梁州西界而入南海此經文

可推者也說者必欲言黑水所自出惑

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

不同而徒為是紛紛然也程公駁酈道

元等諸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在今

南葉榆澤為黑水之正又以滇池縣在今

南滇池澤為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

澤傍近有黑水祠為證故也又據酈道

元等叙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麓冷

縣在今化外為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

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

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為黑水之上

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

茂雅二州按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

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

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為界梁雍

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

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

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

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具
程公乃疑更世旣父祠或移之地地遷
設而望祀是蓋亦臆度之說也又三危
山無所證着以三苗遺種在宕昌
宕州宕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比皆
遠浪反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余恐學者慕
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諄諄若
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

在入北外

至于龍門

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
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

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

三千餘里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字建

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焉

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寒泉冬凍

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

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

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

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

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

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

崑崙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尚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今城河關縣西南卷中龍

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今同州韓地縣隋開皇十八年置即

漢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

北

北陔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

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大磧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既小地勢復高不為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

西平郡今化外郡州也水經所謂葱嶺北積石佑所謂大磧石是也自鄯道元已疑其非禹貢積石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今攷班杜所說一云在河關

大上

高貢一

十八

關

云在龍支漢允吾縣地屬金城河關亦屬金城班杜所言二縣雖不同積石當跨二縣界有之矣二縣在蒲昌海東正與鄭道元之說相合固無禹理

水之功自葱嶺之比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氏西域傳所言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口崑崙山宜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即所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繆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羗種雖衆多不相

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
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吐蕃中河
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
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
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書
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氏戎即叙又范曄
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
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西羌
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
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
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

高昌

卷八

九

河謂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
又班生所詳也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
有龍門山龍門縣今隸河中府即禹所鑿三秦記云

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又慈州

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慈州今隸

以隸州文城省為鎮入吉鄉河至今隸

州吉鄉孟門山是為入龍門至河中府龍

門縣分水合河之上為出龍門口然則古

鄉龍門二縣所謂龍門山者在河之東

也兩岸俱有其山則西所謂龍門與孟

門相對之處是
程氏曰道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
但一書視石不言防嚮口荒遠在所當

也

按雍州崑崙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崑崙山宜亦不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一不為無所據矣然禹不言河源惟記積石耳今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不言也若夫自積石至於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所以疏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為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之說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從

東至于厓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為東流不待至厓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厓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厓柱為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厓柱則東字連華陰而言不必曰自改東以

後惟底柱為可記也

又東至于孟津

南西京洛陽北孟州河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林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於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

東過洛汭

在今西京鞏縣東

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

鞏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河自洛汭以上行地中它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相附着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攷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如梁山膏

徙移也河既變年出遠人知新河之
為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惟輒並
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
且因河從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
嚮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地所為魚的
之因也

至于大伾今衛州黎陽縣黎山是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岨李巡曰山

再重曰英一重曰岨傳云再成曰伾與爾

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脩武

武德之界脩武今懷州武陟縣脩武鎮是

州河內縣武德鎮是張揖云成臯縣山也

其地熙寧六年省入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

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成

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岨乎瓚言當

然黎陽今衛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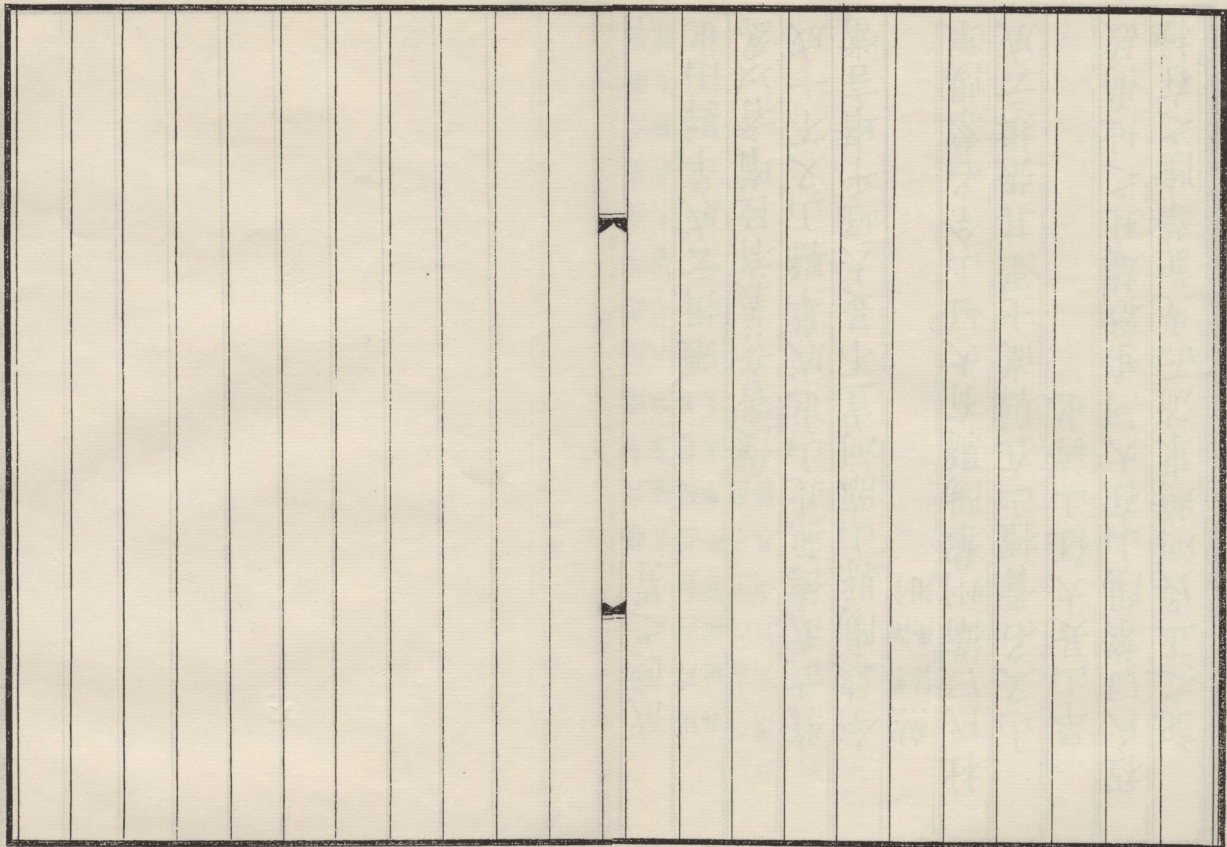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岨山今名黎陽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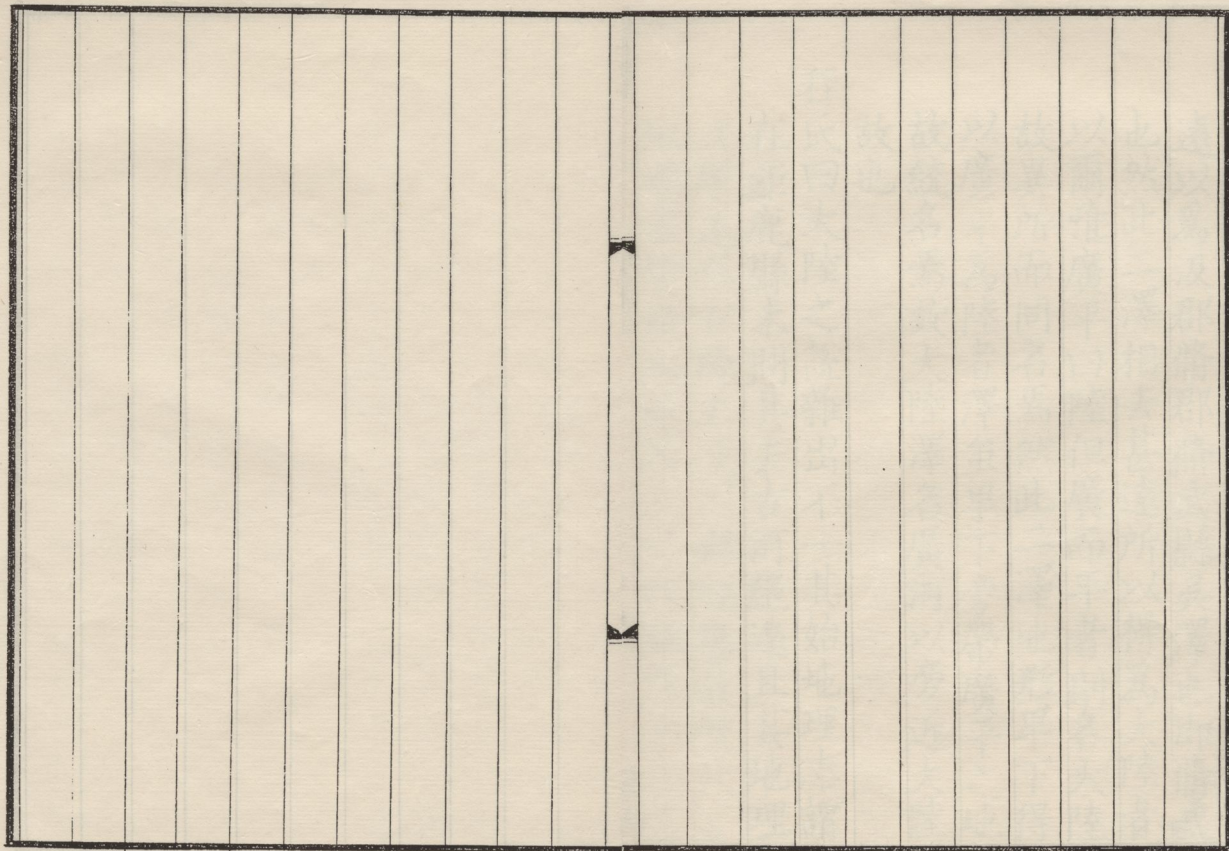
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

臯山是大伾山謬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

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存極





遠以爲汲郡脩郡脩武縣吳澤也即脩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程氏曰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問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爲此之故益傍東北後

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爲大陸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爲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爲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有是也今古絕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爲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姑雜信疑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旣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逕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

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傳會其通多矣

余攷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正西指深之大陸為經之所指亦與過降之文未合夫既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為澤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州以東之地而經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則瀛以西至深趙相之間皆是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逆河在今滄州之東北其

狀地理三
地已論
於海

孔氏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叙之

唐孔氏曰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

酈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杜耆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

水

著無理也

程氏曰王橫之言

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

傳聞之

世之言禹貢者失矣為臣於是

用其說

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

王五十年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

頓丘東南流入渤海

頓丘也今其地

縣熙寧六年省入也

今滄州之瀕海

自樂陵縣入海樂陵今歸

州在州南一百二十五里

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中所指之地

矣遷固親著尚漢河徙見之記

禹貢道河語輒自忘之乃曰入

于勃海節瓚從而證之曰海

以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渤海禹時不注

也然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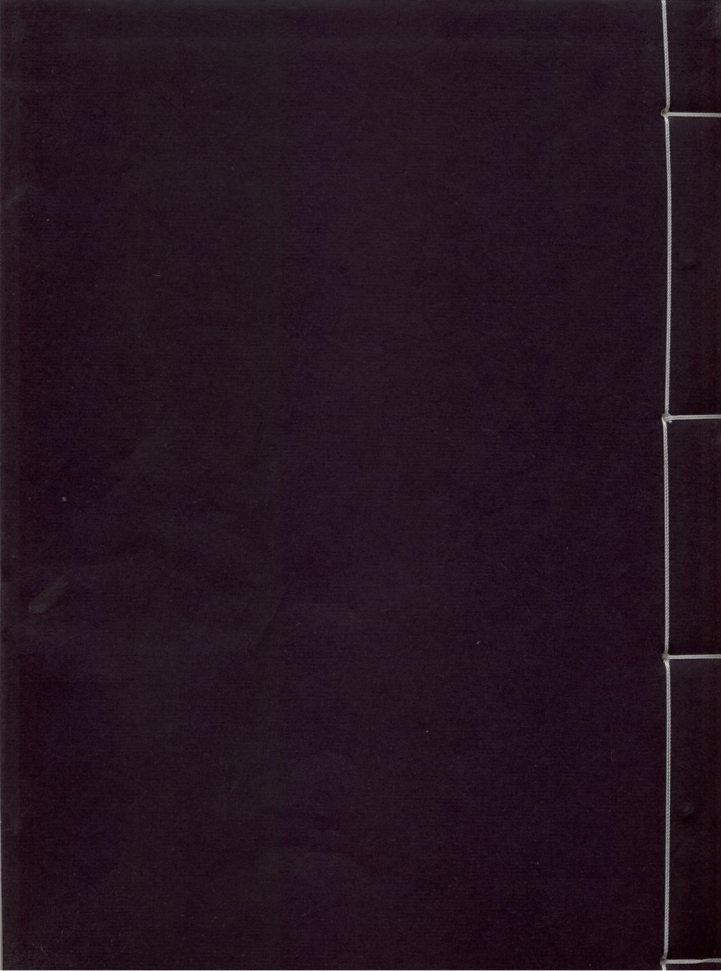
求之則可見矣九河壅世滋久借曰通塞

徙移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山冢趾皆

石無有徙移摧折之理也漢河既不並碣

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

與碣石俱淪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信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

五

禹於導山以碣石入海為記所以著也
為海畔山也於冀州貢道以夾右碣石
入河為記所以見河口、海正附碣石
旁也一時之紀述萬世得藉以知河道
之的其諸以為聖人記事之法歟

嶓冢導漾

發源峽道養山
東逕嶓冢山

葉氏曰漢源出嶓江源出岷故言嶓冢導漾
岷山導江淮出胎簪山至桐柏而大渭出
南谷山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山至熊耳
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為人害者治之而
非其源故言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
穴導洛自熊耳

漾江之來甚遠地山高而源微未能為
害禹正不必極其源也故止於岷嶓導
之淮渭洛之源近而為雍豫等州害者
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之必極其源葉
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於甚遠
而畧於近顧與導弱導黑導河異其功

用何耶

東流為漢

利今階州特
利縣界東流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為漢

按通典武川治將
利縣漢武帝置武

郡郡又按唐志景福元年更名階州則今
階州將利蓋武都縣地也通典云漢中郡

金牛縣有嶧冢山禹導洋至此為漢北
亦後世因漢上流所經之山名曰嶧冢
亦轉有此名耳非秦州嶧冢也漢水既東
即曰漢水非必至金牛而後為漢水也此
祖安國至漢中東行為漢之說耳唐志與
元府西縣注云武德三年析利州之縣與
置金牛寶曆元年省金牛入西縣今
西縣復隸興元府在府西一百里

又東為滄浪之水在今均州

孔氏曰別流在荊州

唐孔氏曰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
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為
滄浪之水

鄧氏曰武當今均州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

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
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
荆山東南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
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濁可以濯我足余案禹貢言導漾水東流
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
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有滄浪通
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
歌之不違水地考按洲傳宜以尚書為正
耳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

方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
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
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滄

浪之水也

過三澁

在郢州長壽縣界

孔氏曰三澁水名入漢

桑氏曰荊州沔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澁池之

南在郎縣之北

即音其已反此縣晉猶存後不知廢於何時其地在

枝江南枝江今為江陵府松滋縣之鎮松滋在府西南八十里

鄭氏曰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澁地說曰沔水

東行過三澁合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

小字十九

南

二

地

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澁水名也許

慎言澁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

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勺澁以

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澁

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澁昭公

二十三年司馬遂越縊於蓬澁服虔或謂

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濟

及邊地也今南陽

今隸登州南陽有漢清陽縣故城在

之陽二縣之間清澁之濱有南澁北澁矣

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

所津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

縣界

漢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五

經

云即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辨其所在

顏氏曰三澁水在江夏景陵

林氏曰三澁水名也水經則以為在江陵即

縣之北顏師古則以為在江夏竟陵未知

孰是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澁不當在其境

鄭氏等謂在竟陵是矣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江漢合於鄂州之西

孔氏曰觸山廻南入江

水經注

禹貢二

三王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為滄浪之水矣於是過

三澁水所入之處又於是觸大別山以與

江合也

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匯廻也水東廻為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為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

故中北過南而南相與廻旋而為一大澤

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

歸之於漾而為之言曰東匯澤為彭蠡

於江亦曰會于匯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

之水爲之也說者未有發明此義余故輒
及之

岷山導江

發源羊膊嶺
下東逕岷山

酈氏曰岷山即瀆山而水曰瀆水也又謂之
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
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
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
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爲天谷也
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
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
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
源濫觴者也

源濫觴者也

岷山在氐道天彭闕亦在氐道而天彭
闕以上江水至微則禹於岷山導江其
山當在天彭闕之東也

東別爲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
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當在溼
澧之埭

孔氏曰澧水

唐孔氏曰澧水自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

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

顏氏曰澧水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

酈氏曰澧水在荊州

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

漢孔氏云澧水名酈氏云澧水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爲江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謂澧在荊州蘇氏亦謂澧水在荊州歷觀諸儒所說則以澧爲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河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爲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爲澧水夫春秋之豫

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爲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爲山名苟以合黎爲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於流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按下文九江澧水旣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地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氏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即荊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荊州所以得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皆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江水旣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

東陵古荊州地今隸鄂州

一城志云太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治永興縣

蘇氏曰池也灑也

林氏曰池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池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岫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蓋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池為一句而以北字屬於下謂北會于匯故其說以謂池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鄭氏又以東池者為南江夫既以池為溢而又以東溢為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為二江鄭氏以東池為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為三矣此說尤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既合於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為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漢東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

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
工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
記其東行斜迤而北者著其與漢既合
之形勢也繼曰會于匯者著其同為彭
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而
猶惑於孔鄭之鑿說乎

導沈水

出今孟州王屋縣

東流為濟

在今孟州

入于

河

在孟州温縣

孔氏曰泉源為沈流去為濟在温西北平地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
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之河傳言在温西

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内乎必驗而知之
見今濟所出在温之西北一二十餘里温是
古之舊縣故計温言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
沈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沈
水所出又曰沈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澄澗
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
濟水東流經温縣入河

按隋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三
屋當是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
耳今王屋隸孟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一



餘里

魯氏曰止者為漾流者為漢止者為沈流者為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沈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沈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沈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沈濟一也發源為沈既流為濟且漾

水東流為漢江水東別為沱漾水流為漢

漾水既為漢則漾水之名熄矣故為漢之

後不復名為漾沈水流為濟則沈之名熄

矣故為濟之後不復名為沈至江水東別

為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按地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

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峯下曰汝水

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一源東

源周回七百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

八十三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

是為濟水歷號公臺西南入于河

溢為滎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

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

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得而



知也

班氏曰軼出滎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為滎在鄭州滎澤縣

按隋志開皇四年置廣武

縣仁壽元年改名滎澤昔是析古滎陽地置之今按九域志滎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滎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如孟說教倉又在滎陽之西北則是滎澤在教倉東南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

安知滎之為濟乎

鄭氏曰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

於此而已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

海皆脫文也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經

禹貢

五十二

文亦止於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為濟河

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為滎以

上當有導某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滎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

河河濟相合其流浸大使皆決於河之故

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於是自河決之以

為滎澤而東陶丘北以入于海是亦

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為滎也河洛雜

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為治水而作故其

所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而散

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
河既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灑澗悉以水
會河既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

東出于陶丘北

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丘丘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丘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丘
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

漢定陶縣也故定陶城在東北

按九域志太平興國

三年以濟陰縣定陶城置廣濟軍熙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兗在州東北三十七

里

五元

七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為滎以東出于陶

丘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

而記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

又東至于洶

在曹州定陶界

孔氏曰洶澤之水

班氏曰洶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洶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

里

今濟陰東北之地既析為定陶縣則洶澤在定陶界也

程氏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為洶山

洶水西自考城來屬

考城今屬東而考城者於

汴京為東於濟陰為西而濟之正源未嘗
一逕考城亦可以見河水之自為一派而
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為五丈溝
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為五丈河而開寶
中改命以為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
中割定陶一鎮為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
以為之名此正河水首末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沅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

琅槐東北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

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按琅槐屬千乘郡後漢郡國志

已無此縣是光武所并省博昌唐隸青州

導沅辨

弱黑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窮故禹言導而不言其所自起至於沅水源出中國且去帝都不遠而禹之所書顧與弱黑同例何也酈杜二子皆有沅水潛行之說意者禹疑其水之異而畧於記歟曰非也甚遠者不能書甚近者不必書而沅源近在帝都之南所以

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滎澤辨

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河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爲勝夫河自積石而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

壑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等水會之河之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益與砥柱而上不同矣沈水自北而南勢銳而流捷衡河橫度固當時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橫突溪澗其勢狀尚可辨視况於濟之衡河南出滎口浩博禹河待於區區味辨色別而後知邪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槩則濟耳若其天時有變河流蕩激之際滎口欲其純受濟之

不能也此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爲之
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沈入河而河溢
故禹決滎瀆以殺之而滎實非濟也然
禹記兗州疆境指濟爲東南所據禹豈
因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說謂其
源之或潛而意之耳鄭氏簡編脫誤之
說求其說不得而姑爲之說耳凡此皆
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汨亂經文亦庶
乎爲羽翼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南

過今東平

鄆州

濟南

州

淄川

淄州

北海

青州

界中

杜氏曰

有水流入于海謂之青河實荷澤汶水合

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

莽末濟固

見後漢郡國志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

鄭氏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

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

春秋時旣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

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

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爲源河口有徙

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然杜佑以莽

末濟不截河而南於是凡濟水下流悉

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
濟北濟陽濟陰皆矣於不詳考其說直謂
滎澤既塞則不復在濟矣此其說不審之
甚者也以理推之滎既塞矣自滎至海地
亘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脉蓋數州之水
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豈獨荷
汶哉

導淮自桐柏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

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

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

郡之東也

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

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

其山在唐州桐柏縣

東會于泗沂

唐孔氏曰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

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東入于海

比在楚州東

班氏曰淮水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

淮陵

存不知後於何代廢省
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鼠同穴

渭水出焉

林氏渭水出於首陽南谷而禹之導渭惟自鳥鼠同穴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余攷水經有所謂出鳥鼠山者有所謂

者南者二者皆以鳥鼠名然五

渭水之導者耳桑酈之說得之

大抵不足據而林氏援之以證

不思禹導滎江不言自為其源之意也

而渭比滎二之源為如何哉下以注各

同一書法禹之意可知矣

唐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又吾

其鼠為鼯方徒忍李廵曰餘鼯鳥鼠之名共

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

尾短餘似鷄而小知到切鷄雉黃黑色穴

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

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

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

張氏曰此禹自其源而導之也余詢曾官隴

西者曰鳥鼠各有雌雄是張氏之說為然

也鳥鼠同穴天下無此理也而渭水所出

此其為是天下之事不可以耳目
止而決其有無也造化之理何所不有必
化為蛤鳩化為鷹此豈可臆說哉

程氏曰經於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攸
南敦物至于鳥鼠導山曰西傾朱圉鳥鼠
其後叙渭又言鳥鼠同穴蓋有先單言鳥
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占三從
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考之水
經桑欽止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
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山之枝幹也據此
則鳥鼠同穴自是一山明也孔安國曰鳥
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也此說
甚怪而本之爾雅臣不敢遽議其非也鄭
元之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為二山矣而疑
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為之說曰
鳥與鼠飛行而異處者其山為鳥鼠及其
止而同處則其山為同穴且曰鳥名餘似
鷄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
鼠內而鳥外此不惟謹並爾雅且亦兼存
鳥鼠同穴之文兩冒而俱而言之冀有一
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
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二蟲者何知而不能

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耶况水經所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鳥鼠飛游各爲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於鯨尚或能之若鼠而絕水必待泳游乃得越過其於同穴理不能常蓋專意附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於杜彥遠則以爲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宴以爲不相牝牡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鯨其鼠曰鼯鼯當尾短今長何耶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此說也杜寶以爲可以傳信故書也然煬帝好竒尚諛宮禁之內高德儒且指野鳥爲鸞今其蕩游無度荒遠守臣強取鳥鼠配合古說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說不同益知詐罔也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黃其氣辛辣人若馬中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妄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實其欺諂耶吉甫雖信傳聞而審之

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餘色爲黃黑而
以雀爲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
而唐傳之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
信載攷其說以爲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二
源並下則正與地說所謂鳥鼠爲同穴山
之枝幹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
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二其源而下流乃始
參會此二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鳥鼠一
山獨大故經之槩叙山川單言鳥鼠者再
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謂
之發源不止此之一山於是叙渭所始兼
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據前後
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恠神也
且酈道元最爲尚恠在叙注諸水悉取小
說異教奇文幻記以爲實錄而獨於此不
肯主信也於是前叙渭源則直引地記以
明同穴別是一山後於孔鄭杜張四說又
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尚恠者至
此尚疑其恠則真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
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餘色黃黑至唐
爲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獨
信之於以見古事之出於隱暗荒遠如

味地脉皆不應引之以紊古經也

東會于灃出京北鄠縣東南

孔氏曰灃水自南而合

班氏曰鄠水出扶風鄠縣今隸京北東南北過上

林苑在長安入渭

張氏指曰鄠水出鄠縣南山鄠谷北入渭林

注賦

又東會于涇出今鎮戎軍開頭山

孔氏曰涇水自北而合

班氏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開頭山東南

至馮翔陽陵縣入渭按通典曰漢涇陽縣故城在原州平涼縣

抄註

高平二

甲八

全

南又曰平高縣有斧頭山涇水所出九域志云至清元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古道有斧頭山一名鷄頭一名崆峒又原州右臨涇縣渭州平涼縣即唐平涼縣地也湯陵白晉已廢當是今京北涇陽之地

又東過漆沮在今華陰縣北

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班氏曰洛水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懷德在今

耀州富平縣界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北入洛直路

自後漢已廢今其地當在慶寧諸郡

桑氏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殺胡

縣北東入于洛今耀州同州縣漢殺胡也在州東北五十里

鄠氏曰澤泉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

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為柒水也東流逕
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以沮直絕
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柒沮之名
也其水又東北注于洛水洛水入渭在華
陰縣北

如酈氏所說漆沮二水也既入于洛而
洛亦以漆沮名者豈以其混流之故而
稱號之通歟不然禹何為其亂名實如
此也

唐孔氏曰地理志曰漆水出扶風漆縣

今郿州新

平地是也

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

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
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漆沮
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入于河

在華州華陰縣東北

班氏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

通典云漢船司空故縣在

華陰縣理東北五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瀝

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氏曰會於洛陽之南

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合於鞏之東鞏隸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

劉氏曰帝王世記云夏太康五弟湏于洛汭

在鞏縣東北三十里

九州攸同

孔氏曰所同事在下

唐孔氏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

治天下大同故摠叙之

蘇氏曰書同文車同軌

葉氏曰九州辨土地以別之者始也一制度

以同之者終也

水

禹

五

劉

呂氏曰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

攸字訓所言所同則是摠目下文之事

也傳之說為長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

唐孔氏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遂以隩表宅

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張氏曰室隅為隩謂其僻遠也言水患既除

四方之僻遠處亦各安其所居也

杜氏曰隩猶淇鬼之奧氣也

曰方之

五

四表之外皆可宅也

九山升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孔氏九州名山已通道而旅祭矣

州之際也際壅塞矣九州之澤

口也蓋

唐氏曰又滌源曰川澤皆舉大

文言之所實不盡收於此復更摠之

林言曰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

川澤不言之若必以弱水而下為九川

夏而下為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

乎

卷一
五

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逕者也言九山

於上而九川較之則是九山者九川所

出所逕之山也澤者川之所或至所或

鍾者也言九川於上而九澤繫之則是

九澤者九川所至所鍾之澤也禹之言

曰一汭九川距四海而導弱以下又正

豈其數則所謂九川滌源者非泛指亦

月矣說者意禹為摠括之語而不知九

川日百川之所會列九川而言則凡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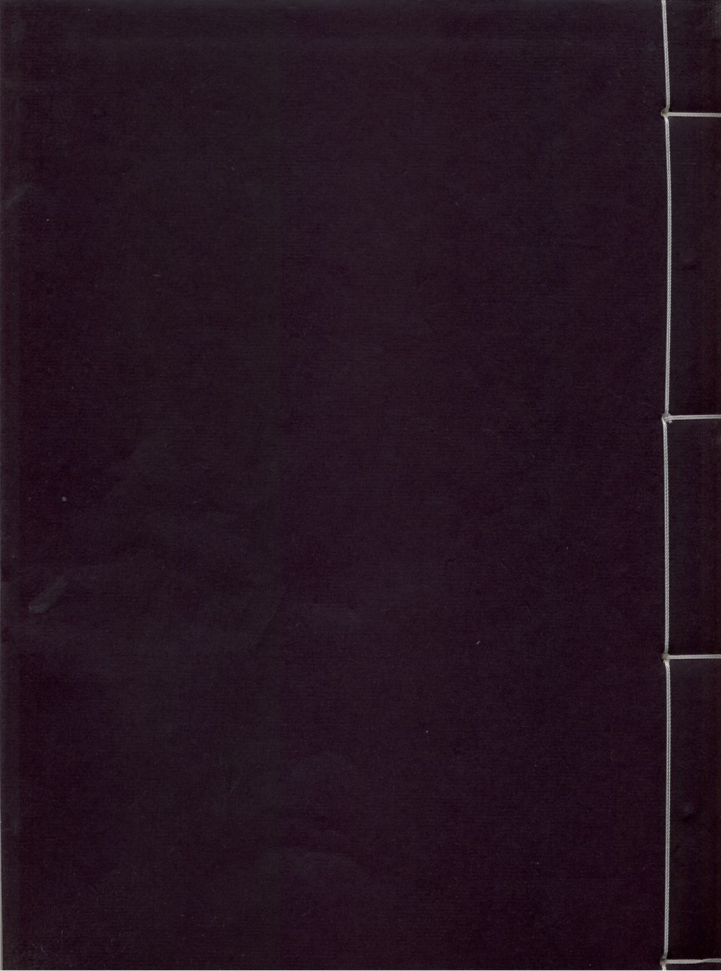
川見其中交記事之精簡宜無大

以者而况禹之施於雖漏天下要圖

自有足跡未嘗及者以非患一所在故也滌源而泛指宣百川皆皆手九山自導岍而下九澤自雷夏而下皆是也凡其川流脉絡豬蓄匯溢皆與九川相爲表裏者也主之以九川而山之與澤皆亦名九以見山澤之非泛指而皆其附九川而名之者也詳經文之首末討治水之規摹固不容泛論禹也學者試思之

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而旅祭以告成功

九州惟梁雍書旅山而梁必書蔡蒙者書之於所言山之末以示告成之義也雍必書荆岐者書之於所言山之首又以見禹迹所至無不祭也以二州互見之文而上該他州之祀禮禹之書法大抵簡嚴如此也然蔡蒙二山則近岷江荆岐二山則近河渭禹顧二泛書也山何也九山刊旅余益信其爲九川所繫利害之山爲不誣也所謂滌源者治水自下而上至其源亦滌之也弱黑之水能不極其源導之所自起亦源也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

六

程氏曰河之爲患至能憂勞堯禹久之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諱勞惜費臣獨有怪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

本朝而河患特甚它代秦晉隋得國不久固不暇遠畧自餘三國五季以及南北不能包擅河境設有策畫東不能指之於西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常決不救乃反塵塵有之此似天有定數非人力得預臣嘗深誦難曉也久之熟思漢人賈逵之論謂六隄闊故游波有所縱

盪漢隄徃故東迫而爲決溢乃慨然嘆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逵獨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於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逵之言曰齊與趙魏爲境齊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甘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歸也且古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爲一

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世生齒衆作業盛但見河堦有地而弃

矣古人有爲爲之也既已田之又從而
屋廬成聚落稍慮漂沒則隄外起隄以自
護壅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
賈遜所見齊趙魏以及黎陽今隸衛州內黃今隸
京北白馬今隸滑州諸有隄處大隄之外小隄大
抵數重以率言之九邊河州縣近河添隄
益多則容水益隘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
已不知遙隄本意恣民堙障不立限禁苟
無賈遜爲之發明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
所在惟人希土曠則河壅得以受水稍經
生息則遙隄之外展轉添隄固其所也則

何恠乎漢唐以及我

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高后
以前唐自肅代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
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矣惟

國朝建隆之初卽決棣滑與它朝事勢不
類蓋周世宗父子於大河下方兼南北有
之民視瀕河爲內地故攘據其中者衆以
端拱

詔書驗之則可見矣

又

書叙策蠹旣豬而揔之曰九澤旣陂水經

河北有懸隄李垂言大伾有禹隄也
來古矣賈逵言隄防之設近自戰國
也且河自陝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它
水率多受河是冀兗豫之河皆行乎地上
也古而無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
禹亦必仗隄以爲水防則隄之利害可不
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
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減江則
其狹可知夫其狹人力所不能廓獨其沿
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
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隄存者言之對隄

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
可受漫水縱有霖漲溢冒平地未必能越
五十里而破隄以出此爲無拓河之勞而
收拓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
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夫
知左彊則固右以禦其暴姑可紓矣左右
俱彊兩不能齧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
以又之巧力雖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
屢世陝隄所以甚堅而無補於敗皆是故
漢人設訪禹迹穿地爲九以倣九河曰
能爲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嘗議多

穿曲吳分殺水怒

本朝亦嘗屢開支河如金赤二台八

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一 二 七 二

意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水力當分
縱於要處得百許支河道其減得幾孰與
並河九郡悉設遙隄使之方行無所束迫
其爲容受何啻一支流之多哉况水闊則
平平則隄易以立束而急之則湍怒以與
隄鬪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善之差殊者也

又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遙隄

高真二

美

獨興國詔書爲詳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

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

則罹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內民籍稅

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

聖意究知害源銳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孚

輦智不及遠徙曰遙隄存者百不一二役

費甚大妄以他語塞

詔而止夫遙隄久廢驟復動巨十數郡費

誠大閣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誠

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

猶歲歲有春料費常不下鉅萬萬苟決矣

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無已時何嘗不費又時決溢所及不止並河但在下流城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溺掃地比之徙民益業害又益大孚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殊可惜也然而此一舉也平世爲之實難漢田蚡奉邑在郿故城在今德州西南利河決而南則郿無水災於是劾子之禍淮夷悉墊武帝欲加救塞蚡矯天面諛不容帝之施力今遙隄所包豈止百郿占田其間豈盡是循理之士但有一蚡何事不可藉口此策殆不輕得行也或者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士無見民縱復廣爲之禁亦無妨奪於此時而訪遙隄毀近障葺廢定令以漸爲之規模一定息水怒於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逸寧之效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續禹不止一世也臣故論而著之以竣方來

程氏之論河隄究極古今發明利害真有用之學也余愛之不忍弃編之於此則夫學禹貢而但識山川之名者可以

愧矣

會同萬邦九州同風

六

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覲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也

葉氏曰五服之內皆會同於京師以脩其職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

三五

高五二

五六

四

呂氏曰四海皆會同朝王

六府孔脩

孔氏曰水火至木土穀其脩理言政化和唐孔氏曰六材之府甚脩治矣

張氏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為天下用矣蓋水於天地間為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皆得其性矣此鯀湮洪水乃謂之汨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葉氏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於是而立

無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
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
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
水除害

唐孔氏曰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
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
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
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摠結之

蘇氏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
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其
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
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
夏也

王氏曰庶上交正辰慎財賦言以衆土交相
正制財賦之法致慎其事也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言九州之田咸有則以成中邦賦
法蓋上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
葉氏曰庶上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
咸則三壤以三壤定其制而爲之法也書
以貢名而此獨言賦以所辰慎而養中國
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曰代 庶土又七九州之上彼此相視高下

各得其正。辰慎二字見聖人當無上之
於中以爲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則
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於中邦。大抵序
事序其事迹則多違其本心。序其本心則
多畧其事迹。今此四句載禹制賦之辭。本
未皆備。臣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
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人。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子之叙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
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充
之一州耳。荆之賦至高於田五等。此其故
何也？孔安國曰：人功有脩有不脩。以理推
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爲之證也。故曰
賦者直記其米粟之出於田者耳。賦之外
有貢焉。併貢而摠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
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說
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荆之賦最重
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瑶、琨、篠、蕩、齒、革、
羽毛、織貝、橘、枳不勝其多也。雍之賦最輕
者也。以其田賦之外貢者璆、琳琅、玕而已。
亦無包篚之類。故摠言之則輕也。以其最

輕最重者質之經而此說近乎可信矣然
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
皆無所礙乃爲通耳今其說曰田品之下
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篚數之則爲重是
矣然攷之於冀其賦惟總秸粟米此外絕
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高於田四等也
徐之賦下於田三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爲
夏翟桐磬珠魚元縞不爲不多矣於其中
珠元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又未知其
責貢幾何也然則胡爲而不得合并以就
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遽通也

又

尚書二

卷五

金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文微當得古語既有
古制以爲稽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
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叙事也貢與賦
對出禹於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
庶土交正厖謹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但以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
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氏叙書亦止
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似專指貢篚而言也
而臣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即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貢雖與助徹同爲十一而其制之所以取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其所以爲什一也載攷充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究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它州山川土田久矣其就藝久而充之升高避水者今而始得降丘宅土也自非寬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歲以爲常者經固言之矣况經之叙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則之本於歲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人功參田品者豈亦有見於此耶

又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稔歲亦不於公田之外多責一穗一

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若歲赤立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制同矣而有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於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爲品則也田品信有高下矣官又籍其歲入而參記之閱數歲之中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致弊也歲校已定多寡莫焉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於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寡及夫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而必取盈焉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黃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地者得藁秸而安矣自藁秸而後有管簞也自管簞而後有溫麗也此貢助徹均爲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蓋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者蓋叅正庶土
高下有無而必致其謹也謂之財賦者
賦之出于土者不一故以財言之也咸
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必以中邦
言者蓋表其爲什一之正行之中國謂
之堯舜之道而非桀紂之道也田賦如
此土賦從可知矣荆公謂土賦有及於
四夷非也四夷皆以貢言不當以賦言
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
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
我行者

唐孔氏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
旣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
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士
爲姓旣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
敬我德惟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
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叙而美之

蘇氏曰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王氏曰錫土姓者言建諸侯賜之土以立國

賜之姓以

林氏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封侯而成五服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邠錫姓姬氏必在於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也施博士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何預於治水之事而於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時四方諸侯其於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於祗上之德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於上之所爲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預有功焉故舜稱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其意亦合於此善哉此說

張氏曰向也洪水滔天九土莫辨雖有德之人當賜姓氏者上亦無所施設矣禹既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其當賜姓氏者多矣今以功來上可以施行也錫土者命之氏而透及支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其正適焉若舜賜姓曰媯而命其氏曰陳是也媯以傳其適不容有兩人氏以

庶則是凡曰陳者皆其支庶也此又土姓之別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者此則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夫禹懲劓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子祗勤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所行矣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他也祗我勤德以先之而已

呂氏曰古者無常姓必有功德然後賜之禹命之氏禹之治水如此廣博其所勞役天

下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者蓋禹有德以先之故也使禹無德以先天下天下豈肯從今看禹貢皆是禹之力然禹豈外是以求德自衆人爲此則是力自禹爲此則是德何則禹之所爲此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

害去而利興法善而政行九州所同也此其功雖在禹而贊佐與有大焉故錫土姓及於益稷之儔而禹於此著之曰享所賜者以彼等能敬從吾之表倡也

自常情觀之禹之言近於稔而禹非
也紀實事以褒同列而敷奏於吾君之
前正所以爲不欺學者毋以常情議禹
可也

五百里甸服

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
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唐孔氏曰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
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甸侯
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
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常職掌分定

馬賈二

李

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
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
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
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
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
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
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
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
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
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侯二百
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

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二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顏氏曰甸之爲言田也

王氏曰五百里甸服者畿內也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

呂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百里賦納總

孔氏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唐孔氏曰去王城五百里摠名甸服就其甸

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總者總下銍秭禾穗與案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蘇氏曰總藁藪并之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孔氏曰銍刈謂禾穗

唐孔氏曰說文云銍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二百里納銍

唐孔氏曰去穗送藁易於送穗故爲遠彌難也然計什一而得藁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藁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藁粟別納非是徒納藁也

顏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

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使納秸服也

林氏曰納秸雖優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

蘇氏曰以藁爲藉席之類可服用者

秸之爲用多矣故百里旣併穗納之三百里又純輸此賦也納秸之下加一服字以見輸將之勞可與不納粟相補除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麓者多

王氏曰四百里粟者以遠故也五百里米者以其尤遠故也

東萊先生曰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

張氏曰藁秸雖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

數少也

林氏曰薛氏云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總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此又述作之體也

田賦有兵車牛馬之屬而不言者蓋舉食而言則兵不言可知矣

五百里侯服

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侯也斥侯而服事

唐孔氏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之蕃衛也

張氏曰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止曰侯服何也
蓋三恪之後方稱上公謂前代異姓之後
使得守前代禮樂制度以存其宗祀故稱
爲公以尊其祖也若當代之封則皆爲諸
侯耳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
爲東伯率東方諸侯此蓋朝廷三公也一
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
從來久矣

百里采

孔氏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唐孔氏曰采訓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
於一故但言采

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

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

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
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
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
五百里之外始有采服同意

周制采地在畿內此在畿外何也唐虞
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
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
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雖然周之采地

稍縣都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
周建官多唐虞之蓋少而况甸三百里
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
耳是故讀禹貢而參以周官則庶乎王
制之沿革可知矣

二百里男邦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

唐孔氏曰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蘇氏曰與百里采通為三百里也男邦小國
也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正畿不為大國
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

三百里諸侯

孔氏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
名

蘇氏曰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太國次國也
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
也

東萊先生曰男采在內既足以護王畿又去
王畿近強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
內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
持衡也

張氏曰其建置如此豈有如李唐頡利引兵直至渭水如石晉即律引兵直至大梁之患乎

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
五百里綏服

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也

唐孔氏曰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

張氏曰綏之爲言安也謂以安王室爲職也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

林氏曰王畿之外旣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於此則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東萊先生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當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又須見聖人非私於彼加意於遠筭計見效與近者均也三百里揆文教二百奮武衛

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張氏曰三百里之內雖去侯服未遠然已有夷蠻之風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於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之

三十一

馬其二

七五

劉允

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

東萊先生曰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其鄉邑則人必自盡二百里足矣

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畧文教與此同意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蘇氏曰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東萊先生曰要服只是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爲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張氏曰蠻夷之性近於禽獸不可盡責以人道曰何休曰王者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斯言其有味矣

三百里夷

孔氏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蘇氏曰雜夷俗也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

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亦要束之說也

二百里蔡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王氏曰蔡放也放罪人於此

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

叔蔡素
達反

五百里荒服

孔氏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畧

王氏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林氏曰漢班超爲西域都尉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摠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

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

三百里蠻

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唐孔氏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

故云蠻蠻之言緝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

慢

林氏曰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

之蠻蓋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

二百里流

孔氏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

為方五千里

呂氏曰凡曰夷也蔡曰蠻曰流皆是夷狄本

名皆不必求其義如唐之突厥漢之冒頓

此豈有義可求

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

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

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

百里其地為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

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

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

放罪人於此者其為蠻夷之地則蒙上之

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

詳畧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
侯服則 兵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荒則
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
皆所以紀其實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氏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
王者聲教而朝見

唐孔氏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
于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
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
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王氏曰言訖于四海則朔南亦皆訖于海

東萊先生曰漸被暨亦不須於一字上爲之輕
重但水患治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

林氏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
之所暨也攷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
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
于海雍州之弱水旣西弱水至于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揚州
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

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暨
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
文而見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然
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
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
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
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
惟以東海對流沙也

張氏曰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
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聲教東言海
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於
恒山衡山而已也蓋四海之內南北長東
西短故東西皆可言其所止而南北其際
未易窮也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
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其此之謂歟

東海流沙衡山恒山九州疆界之所至
也是謂四海之內要荒二服則爲四海
矣朔南不言所至舉東西以見朔南也
若夫聲教之所及則不限以疆界之所
至言東漸于海則海以東漸之矣言西

被于流沙則流沙以西被之矣言湖澤
暨聲教而繼以訖于四海則朔南所暨
又不止於恒衡二山明矣張氏引中庸
爲說甚當言南北亦是而以東西爲止
於東海流沙則又與中庸未合聖人之
政令雖自有分限而聲猷之所聳動光
華之所覆被蓋與天地之高明溥博一
也無垢之說余請本之以明其所未盡
吾徒以爲如何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孔氏曰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
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玄天道
也歸功於堯故錫玄圭錫與師錫帝九江
納錫大龜同義

蘇氏曰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
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
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
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而尚赤
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
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
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

之色見于經者也

張氏曰考工記云天謂之玄禹之治水一順天理以成功故堯錫以玄圭志其功也林氏曰古者交於神明必用圭璧此是洪水既平禹以玄圭告成功於天耳必用玄圭者蓋天色玄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其曰錫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之也

東萊先生曰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贄見於舜以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于士相見皆有所贄以通情羔鴈弊帛雉之類是也

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四海而錫女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然歸美必以女圭者玄天色也圭粹玉也言吾君之德與天爲一而寓誠於圭以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可乎此禹告成功之深意而言之於敷奏之末者亦禹之自言也或者以爲

辭誤矣

五服辨

唐孔氏曰凡五服之列各五百里是王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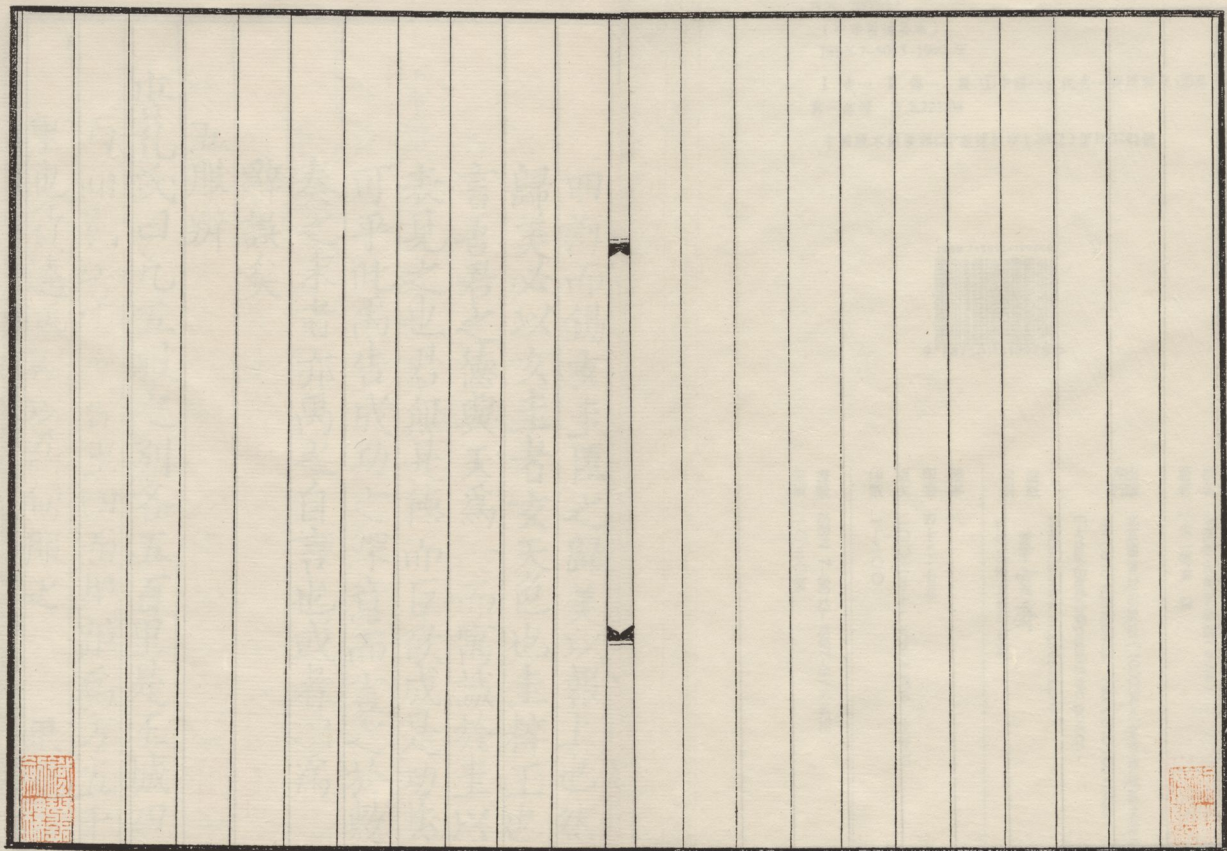
百里侯甸百里甸百里而相距爲方五千

里也

以爲甸服之

里至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the bottom-left corner, containing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the bottom-right corner, containing archaic Chinese characters.

